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上

國朝

奏議

卷上

七

明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南岳吏部尚書致仕睢陽後學朱希周

明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致仕華亭後學孫承恩

明將仕佐郎翰林院待詔鳳門後學文徵明

明賜進士出身承德郎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郡後學陸師道同校

明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提學副使十六世孫惟一校刊

明賜同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浙江嚴州府知府韓叔陽重刊

治體

國朝

答手詔條陳十事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
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兩兩地所

宜盡心爲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
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
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
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
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
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寔隳制度日
削恩賞不節賦歛無度人情慘然天禍暴起惟堯舜
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
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
成長久之業我國家華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
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

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
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
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
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
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建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
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爲帝範我祖宗
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
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
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
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

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衆皆推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紀綱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道失賢不肖混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群盜漸起勞陛下肝吳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長爲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

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真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尋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

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以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寮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

異畧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改遷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沈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爲衆所許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

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責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

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勲勞著聞于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

二年内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爲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覽群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

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内及等者一任回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畫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

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
臣謹按周禮卿大夫之職各敎其所治三年一大比
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賢爲有德行
能爲有道藝王
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太廟
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
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也卿
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
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
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
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
將何以救在乎敎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
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

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
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
敎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
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
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寂
爲至要內歐陽修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
考校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扞格不能創
習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
進士舊人三舉以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
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
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

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
通者爲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
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
通者爲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
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
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
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
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校日久實少舛謬及
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爲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
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
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

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
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
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
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
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
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
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
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
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宣兩第參校然後
御前放榜此爲至當在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
擇聖意宣放其考校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

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
墨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
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
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
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
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
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
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
歷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
累以資考陞爲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
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

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
察列城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
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
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
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
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
知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
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
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
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
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

幾得人爲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歛各獲
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日均公田臣聞易曰天
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
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
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
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
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
至賤之時俸祿不輟士人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
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
守選一二年又授官代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
後而俸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

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
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來見逼至有冒法
受贓賒舉度日或不耻賈販與民爭利既非負罪之
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賊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
制姦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寃
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柰何由
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思深慮遠復前代
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
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
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
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

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且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陞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

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諸路歲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于賦歛歲伐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群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

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

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墮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旱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

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日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足京師衛兵多遠

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卑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爲群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強盛使三時務農太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

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效此，漸可施行。聖慈留意，八日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零二，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練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爲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

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爲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爲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權酷關征之利，兼人烟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存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圍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爲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者，管亦減役十餘戶，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日，覃恩信臣竊覩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大禮既

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肆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開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于寬賦歛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

察諸侯善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日重命令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準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年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

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爲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科斷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再進前所陳十事

臣前兩次所上共十事曾奉聖旨更進一本今寫錄進納一曰明黜陟爲重定文武百官磨勘將以約濫進責實效使天下政事無不舉也二曰抑僥倖爲重定文武百官奏蔭及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將以革濫賞省冗官也三曰精貢舉爲天下舉人先取履行次取藝業將以正教化之本育卿士之材也四曰擇官長爲舉轉運使提點刑獄并州縣長吏將以正綱紀

去疾苦救生民也五曰均公田爲天下官吏不廉則
曲法曲法則害民請更賜均給公田既使豐足然後可
以責士大夫之廉節庶天下政平百姓受賜也六曰
厚農桑爲責諸道溝河并修江南野田及諸路陂塘
仍行勸課之法將以救水旱豐稼穡強國力也七曰
修武備爲四方無事京師少備因循過日天下可憂
請密定規制相時而行以衛宗社以寧邦國也八曰
減徭役爲天下徭役至繁請依漢光武故事併合縣
邑以省徭役庶寬民力也九曰覃恩信爲赦書內宣
布恩澤未嘗施行并請放先朝欠負以感天下之心
也十曰重命令爲制書忽而行違者請重其法以行

天子之命也臣之所陳蓋欲周悉故言辭之間有涉
細碎而於國體甚大乞聖慈再加詳覽一行之則
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

奏乞下審官院等處應官員陳訴定奪進
呈

臣竊見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或理會勞績或訴
說過犯或陳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罷者則朝
廷便有指揮內中書樞密院未見根原文字及恐審
官三班院流內銓別有條例難便與奪者多批送逐
司其逐司爲見批送文字別無與奪便不施行號爲
送煞以此官員使臣三五度進狀不能結絕轉成任

滯臣欲乞特降聖旨今後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
理會勞績訴雪過犯陳乞差遣朝廷未有與奪指揮
只批送審官三班院流內銓者仰逐司主判子細看
詳如內有合施行者即與勘會具條例情理定奪進
呈送中書樞密院再行相度別取進止如不可施行
亦仰逐司告諭本人知悉所貴逐司主判各揚其職
事無漏落亦免官員使臣選人等重疊進狀紊煩聖
聽

奏乞定奪在京百司差遣等第

臣竊見內諸司并百司顯有緊慢高下事體不同今
來臣僚不拘官職大小各取便乞勾當紊亂綱紀深

屬未便欲乞特降指揮令入內內侍省定奪內中諸
司高下等第令三司定奪在京百司高下等第各合
係何等官職及合入何差遣人勾當既定高下等第
則陳乞之人不敢踰越所貴百司有倫不至輕授

奏乞差官看詳投進利見文字

臣竊見天下官員使臣諸色人日有投進并奏到利
見文字中書樞密院以公事文字至多不暇子細看
詳其中須有民間利病及于邊機可行之事恐有漏
落雖自來曾差兩制臣僚各有主判去處不得精專
動經歲時不能與奪臣欲乞特降聖旨權於館閣選
差官二員就近置局看詳官員使臣諸色人所投進

及奏到利見文字內有合行事件兩府臣僚更加詳酌逐旋取旨施行所貴下情盡達庶政有補其看詳官每季或半年一替所看文字須旋旋了當不得交割後人所有機密文字即兩府依舊自行更不送看詳官處

奏乞救濟陝西飢民

臣等竊見陝西永興軍同耀華州陝府等處今夏災旱得雨最晚民間秋稼甚無所望官中倉廩亦無積貯若不作擘畫即百姓大段流移殍亡者衆兼軍食闕絕臨時轉漕不及臣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委本路都轉運使孫沔速相度上件州軍向去救濟飢民

及辦給軍食有何次第如難爲擘畫即便於黃河內搬輦自京以來斛斗往彼應副仍速行相度公路如何計綱即不至艱阻事狀聞奏候到乞朝廷早賜施行慶曆三年七月四日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罷陝西近裏州軍營田

臣等竊見陝西昨來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力除公邊有空間膏腴地土處可以開墾外其近裏州縣官吏不能體朝廷之意將遠年瘠薄無人請佃逃田抑勒近隣人戶分種或令送納租課又自來人戶租佃官莊地土每畝出課不過一二斗今亦勒令分種每畝須收數斗致貧戶輸納不前州縣追擾無時

暫暇緣人戶自用兵以來科率勞弊至於已業尚多
荒廢實無餘力更及營田其所出租課多是抱虛送
納切覩編勅指揮不得將逃戶田土抑勒親隣佃蔣
蓋恐害民况今歲災旱尤甚理當優卹不可非理煩
擾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揮應陝西近裏州軍
營田一切廢罷如元係租佃即令依舊額出課如元
係遠年瘠薄逃田舊稅額重無人請佃者即與減定
稅額召人請佃所貴疲民受賜歸感睿仁臣范仲淹
臣韓琦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爲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

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慎國家承平以來不無
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
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
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令程式天下一體何則能政
之處民必蒙福謬政之下民常受弊非國家法令之
殊蓋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事民日以困窮將
思爲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
率無度疲乏不卹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不急於求
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來雖曾詔臣僚
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
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

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令於通判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簿尉中舉有出身三考已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勅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臣范仲淹臣韓琦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軋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爲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國

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廚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

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得錢壹伯文已來官務薄酒
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饗將
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
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搔擾戶民殊不知郡守
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買物虧民愈甚
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
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處並令
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况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
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
當緘默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官陝西祈雨

臣今月五日至華州華陰縣入西嶽廟燒香切見本
廟有老醫官一員監當其廟廷闊遠舍屋甚多只有
剩員一十四人盡是老年病患供應灑掃不前在國
家崇奉五嶽之意似非嚴謹今來關中大旱永興同
華陝虢以來無二三分秋苗粟米每斗一百五十文
足兼鄉村無可收糴人心嗷嗷賊盜不少欲乞聖慈
選精謹使命至西嶽廟專行祭告并於陝西靈湫等
處祈雨澤以救生民仍乞委轉運使一員赴西嶽廟
點檢廟貌祭器法物并添差兵士洒掃防護所貴崇
奉之禮不至廢墜

奏爲災異後合行踈決刑獄等六事

臣今早親聞德音謂復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臣今條奏數事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一齋誠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災變屢見敢不罪已祇畏以告中外群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踈決刑獄非害人者悉從減降三詔天下州縣長吏訪問民間孤獨不能存活者特行賑卹四詔逐處籍出陣亡之家察其寡弱別加存養五邊陲之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詔諸處欠負已該赦恩除放者官司更不得催理違者官吏科違制之罪遇赦不原仍差近臣置司與奪陛下力行此數事下悅民心上答天戒昔商

中宗桑穀共生於朝懼而修德撫綏百姓三年而歸者十六國號爲中興陛下今日因災修德則福及兆人道光千載天下幸甚

答手詔五事

臣等伏奉六月一日手詔云云臣等各蒙獎用待罪二府不能燮理彌縫致化天下過煩聖慮特降德音上以宗廟爲憂下以生靈爲念臣等不任慚恐戰汗死罪詔旨謂合用何人鎮彼西方臣等思之今元昊遣人到闕名體稍順其如戎人難信止可權宜如翻覆未寧則當擇節制之帥若和好且合亦須藉鎮撫之才經度邊陲以防來患見選人具名聞奏次詔旨

謂民之困弊財賦未強臣等議之國家革五代諸侯之暴奪其威權以度支財用自贍天下之兵歲月既深賦歛日重邊事一聳調率百端民力愈窮農功愈削水旱無備稅歛不登減放之數動踰百萬今方選舉良吏務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嚴著勉農之令使天下官吏專於勸課百姓勤於稼穡數年之間大利可見又山海之貨本無窮竭但國家輕變其法深取於人商賈不通財用自困今須朝廷集議從長改革使天下之財通濟無滯又減省冗兵量入以出則富強之期庶有望矣詔旨謂軍馬尚多何得精當近韓琦范仲淹所上備邊文字內有河北

五六事陝西七事精擇兵馬及攻守之策已在其中臣等見商量施行次詔旨謂將臣不和如何制樞密院先因許懷德張亢不協曾指揮戒勵然將佐之中性情不類愛惡相攻全在主帥別白撫遏隨才任用使各得其所則怨惡不生故長帥之才不敢輕易選用詔旨謂躁進之徒宜塞奔競臣等謂躁進懷貪之人何代無之由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効旌人靜節貪冒者廢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廉讓之心

奏乞重定三班審官院流內銓條貫

臣竊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

逐旋衝改久不刪定主判臣僚卒難詳悉官員使臣莫知涯涘故司屬高下頗害至公欲乞聖慈特降指揮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員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一聞奏付中書樞密參酌進呈別降勅命各令編成例策施行

奏議尹洙轉官

臣竊見尹洙才業操行搢紳所推由臺閣進用便可直入兩制若邊城驟遷則有未便緣去年春是太常丞在路分都監許遷張肇之下去年秋轉司諫管勾經略司公事遷在鈐轄安後之上才方半年若就除待制又遷在部署狄青之上既不因功勞又不改路

分偏受寵擢衆情非便於體未安如須合進擢即今將入夏邊上無事且乞召尹洙赴闕令條奏邊事觀其陳述可采即與改職却令馳往邊上亦未爲晚旣因啓沃面受殊恩邊臣聞之不爲越次

續奏乞於職官令錄中舉充京官知縣

臣近與韓琦上言乞擇舉主令逐人於通判中舉知州一員於知縣中舉通判一員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官蒙降勅至密院入遞次臣看詳勅頭名署臣等上言於理未便欲乞只作朝廷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其體甚重仍乞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下添入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

官知縣計添一十九字庶無遺才

奏爲赦後乞除放祖宗朝欠負

臣伏覩國家每一降赦萬人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將欠負之人依舊督責桎梏老幼籍沒家產旣失大信且虧至仁蒙聖恩已差楊日嚴王質與三司詳定不係侵欺盜用該赦欠負次臣舊曾在三司定放欠負見滑州酒務有少欠雜物係專副四十餘界計八十年來登載少數又不顯侵欺其勾當人亡歿年深只追貧弱子孫理納並不知祖父如何少欠似此剝削傷民豈陛下愛育生靈之德臣欲特出聖意應祖宗朝天下欠負更不問侵欺盜用並與除放如省

司更不舉行許三司知次第人陳告干繫人吏並坐違制決停告事人與轉一資諸處承受施行官吏並科違制之罪

奏乞指揮國子監保明武學生令經畧部署司講說兵書

臣竊聞國家興置武學以來苦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隱晦耻就學生之列儻久設此學無人可教則慮外人窺覘謂無英材於體未便欲乞指揮國子監不須明立武學之名如學生中有好習兵書者令本監官員保明委是忠良之人即密令聽讀臣切見邊上甚有弓馬精強諳知邊事之人則未曾習學兵書不

知爲將之體所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揮陝西路河東
逐路經略司於將佐及使臣軍員中揀選識文字的
有機智武勇久遠可以爲將者取三五人令經略部
署司參謀官員等密與講說兵馬討論勝策所貴邊
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將略或因而立功則將來有
人可任即不得聲張多教人數

奏爲置官專管每年上供并軍須雜物

臣竊見兵興以來天下科率如牛皮筋角弓弩材料
箭幹鎗幹膠鰓翎毛漆蠟一切之物皆出於民謂之
和買多非土產之處素已難得既稱軍須動加刑憲
物價十倍吏辱百端輸納未前如負重罪一年之中

或至數四官中雖給價直豈能補其瘡痍蓋是國家
不能素備禍及生民伏望聖慈委三司選差官并有
行止心力司屬三五人別置一司專管天下科率應
副每年合要上供并軍須雜物先勘會諸處見在數
目置簿拘管如朝廷取索并外處奏乞之時即先點
檢見在物色支撥應副外將少數下諸處和買亦大
段減得分數仍於土產處許將二稅公納錢并場務
課利依市價取人戶情願折納不得抑勒據納到數
目如尚少闕亦只就土產處置場收買如此百物有
備更無非時科率其非土產之處自無煩撓國家大
計須爲經久豈可逐度須索旋行誅求蘇息萬民無

切於此如允臣所奏即乞特降勅命指揮

奏乞兩府兼判

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周公召公周之三公也以論道經邦爲師傅又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土此周之六卿也各帥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縣久至八百年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當約而申之以治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天官冢宰之任樞密院乃古夏

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之職全散於前
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間
惟進擬差除多循資級評論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
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卿佐王之業雖庶政
不修天下不理咎將安歸臣請朝廷於百職中選其
務之重者命輔臣兼領其綱要體周之三公下兼其
六卿法周之六卿各帥其屬以佐理邦國唐貞元中
詔宰相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
判戶部工部又嘗命宰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是宰
相下兼其職以重其事也其不修舉者朝廷得以責
之輔臣任責則庶政之弊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

下裁擇

一審官是京朝官所集之府固當區別善惡黜陟幽明使賢者知勸歲終書其一歲黜陟之數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吏部流內銓條詔程式頗聞煩碎權勢之與孤寒優便之與遠惡在乎平均平惻隱方協至公况群材所聚倚在銓品亦天官冢宰之任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書其一歲之黜陟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國子監及諸道郡學聚天下之士講議詩書服習禮樂長養賢俊爲國器用此地官司徒之職也臣請命輔臣兼判以總天下郡學每遇科場開日或有德行文學之士鄉里所推重者不以應舉不應舉許郡學士衆舉履行善狀詣所屬薦舉逐處官負更體量名實相副者保明聞奏當議別行敦遣以勸天下之士

一三司天下金穀之府今窘於財用經費以艱刻剝旣深生靈重困宜疏通利源以救天下之弊此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此當今之急務每至歲終盡其減省冗費之數

增息財利之數蠲放困窮之數具目進呈

一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本欲凶歲用濟生民今逐處弛慢不爲急務倉廩漸虛災傷無備赤子之命委于溝壑又勸農之政新頒詔令其天下官員勸課勞績並合委本寺考校以聞此亦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歲終以諸道常平倉增損之數并親民官勸課功狀之優者具目進呈

一太常禮院用歷代之禮或不謹於典法隨時絀絕綱紀寢壞制度日隳太常寺用歷代之樂或八音失序慢於大祀則神祇不享禍罰可

召此春官宗伯之職朝廷之所重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歲終具禮樂有所損益或廢墜有所修舉書一進呈

一三班院使臣數千人其品流至雜難於區別磨勘差遣日有榮悴臣請命輔臣兼判常選可用於邊陲或可委以錢穀或可付以親民或可任以殄寇至歲終以所選人數具目進呈

一殿前馬步軍司總轄諸軍其體最大更戍邊鄙要在均平揀擢材勇責其精當至於戰陣之法號令之要皆須服習此夏官司馬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以將校選擢之

數軍旅服習之效具目進呈

一審刑大理寺評天下之法生死榮辱繫於筆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故五帝三王盡心此道即秋官司寇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具天下斷案中大辟流罪以特恩減放并法寺辨明出入人數進呈

一刑部一司詳覆天下已斷文案凡天下訴寃之奏盡委刑部辯之此亦秋官司寇之政也今官屬寡弱與審刑大理寺勢不相敵豈敢盡行駁正故沈寃之人十無一雪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具天下斷案詳覆到差失公

事并辯雪過負寃人數進呈

右伏望聖慈各委輔臣兼判前件職司其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事有利害者並令兼判輔臣與奪其大體者別具奏呈令中書樞密院更從僉議然後奏取勅裁其逐司常務即主判官員依舊兼行

再奏乞兩府兼判

臣昨上愚見乞詔兩地輔臣兼領要務蓋欲朝廷綱紀並舉以救因循之弊伏以三代命官以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按於書傳則三公兼卿事又漢以三公分部九卿唐以六尚書分部二十四司亦嘗命宰相兼

領事任著於方冊我國家承五代破散之弊未能復三代漢唐之制事多權宜今中書是冢宰之任而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樞密院是大司馬之任亦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事下不兼六卿分職之業其六尚書九卿之位皆無正官並是權假如三司審刑大理寺審官院流內銓司農寺之類是朝廷六官九卿之職而皆用人權知權判無一正官莫安其職臣到闕數月間見審刑院梁適宋祈丁度三人權判其審官院經富弼王拱辰孫抃三人權判本曹盡非正官數易無定大臣又不任責豈是永圖今二虜至強四方多事兵戈未息財利已乏生民

久困苛政未寬設有飢饉相仍盜寇競起將何以定天下可憂國家當令大臣各竭其力以持危墜之勢如欲復三公九卿六尚書之位則體大難舉卒不可定願陛下從臣前議且詔兩地輔臣兼領要務庶幾可濟陛下從既能責兩地之職業大臣必能振百司之綱紀綱紀備用則政令既行行政令既行則天下自理使吏安其職民樂其業雖有夷狄而中國明盛彼不我輕雖有水旱而百姓富庶自不爲亂然後社稷可久生靈無禍臣非才多難分甘遠棄蒙陛下擢居輔列夙夜思報臣願爲百司中領一最重難處如朝廷不以職業責於輔臣而伺其私有過咎然後廢黜

臣恐人人自全但求免過無補國家之政不為社稷之福臣無任再三冒昧懇切之至

進呈周朝三公六卿漢朝宰臣兼判事

周官

三公

太師

天子所師法

太傅

天子傅相

太保

天子保安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三公之官不必備惟其人

六卿

天官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今中書之任也

地官卿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春官卿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夏官卿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今樞密院之任也

秋官卿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冬官卿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屬謂大夫也每卿之屬六十官以倡九

牧阜成兆民以倡導九州牧伯歲終天子齋

戒受諫諫當有所改爲六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

質猶平百官齋戒受質平然後休老勞農

饗食成歲事斷計制國用

周禮大司徒職云二卿則公一人鄭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詢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

周禮正義云三公下兼六卿

尚書孔安國注曰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此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

漢制三公分部九卿

太尉所部太常衛尉光祿三卿

司徒所部太僕鴻臚廷尉三卿

司空所部宗正少府司農三卿

唐太宗朝宰臣兼職事

蕭瑀內外考績委之司會

唐之尚書省今之三司

高士廉攝太子少師特令掌選

杜如晦知選事

馬周爲中書令兼右庶子

戴胄專掌選事

中宗朝宰臣崔湜與鄭愔同知選事

代宗朝宰臣元載領度支轉運使劉晏充度支鹽鐵諸道鑄錢等事使

德宗朝宰臣喬琳兼京畿觀察院竇參兼轉運使齊映兼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戶部工部

文宗朝宰臣楊嗣復李珣同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李珣依舊判戶部鄭覃判國子祭酒

武宗朝宰臣杜琮判度支鹽鐵轉運使曹確充延
資庫使

皇朝開寶中宰臣薛居正領淮南嶺南湖南等路
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同列沈義倫兼荆
南劔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

開拓輔臣兼領職任條目

三司司農寺

今戎事未息三司主天下大計而財力已困
又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以備水旱賑救生
民亦可督天下勸農之政今委輔臣一員兼
掌重爲經制取天下歲入之利并歲給之數

較之有所不足則須專置農官以廣天地之
利大變商法以行山海之貨每至歲終具天
下減省冗費之目增息財用之法蠲放困窮
之數并常平倉增收賑發之數及取天下官
吏勸農課績之優者畫一進呈

群牧司

今諸路騎兵絕未精強諸軍闕馬人多相與
咨怨今委輔臣一員兼領專修馬政較之漢
唐增葺苑監庶於多中選擇可得精強每至
歲終具括買并滋息之數及揀選格盡筋骨
必可帶甲衝突者方得均與諸軍

三班院

今三班使臣數千人品流至多難於區別今委輔臣一員兼領常切選擇可任邊陲或可擒寇盜或可幹錢穀或可委親民每季具所選到人數進呈則人品自分用無不當

太常寺國子監

太常寺掌歷代禮樂上以奉天地宗廟次則正朝廷序人倫也國子監并天下學校是國家育材之府今委輔臣一員兼領以重其事每至歲終具禮樂損益之事并天下教育之數進呈

審官院流內銓

審官院流內銓是天下掄材之府今委輔臣一員兼領每至歲終具旌擢過京朝官若干黜陟過選人若干進呈

審刑大理寺刑部

經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天下之人生死榮辱繫於筆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刑部覆較天下已斷文案并天下訴寃之奏盡得辯正今委輔臣一員兼領以重其事每至歲終具天下斷過大辟徒流若干人并特恩寬減及法寺辯雪人數并刑部

覆校過公案若干道辯正冤訟若干件進呈

奏乞令兩府詳議百官起請條貫如可經

久即令施行等事

係用前所陳十事內重命令一門再作劄

子進呈

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在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近來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

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員參詳其起請內有能合律意可以久行者委中書將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勅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施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以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決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

於事有害遂處長吏別有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酌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改更

奏議葬荆王

昨日奉聖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者臣謂此議有三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說也其二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搔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是自古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說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弟耶陛下常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

弟雖讒惑多端陛下仁聖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爲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竊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薨有無權厝之者其三曰自來勅葬多是旋生事端呼索無筭臣請特傳聖旨令宋祈王守忠與三司使副并禮官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勅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勅外旋生事節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內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使三司易爲應副如此則陛下孝德無虧光于史冊其四曰自來勅葬枉費大半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降嚴旨荆王二子

并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與處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爲供頓太減冗費旣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

奏議許懷德差遣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爲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棄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勦諒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又西賊侵邊破蕩却熟戶一千帳不能保護却合重行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佑降知相州爲轉運使糾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

四方何以激勸勳臣何以鑒戒愾將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已惟惜官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所闕都虞候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却不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之安危與其它號令不同如須合轉起亦候過郊禮使作談恩方可進爵願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招旁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賴祖宗

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何以保太平之業臣切懇之願陛下裁擇

奏重定臣僚奏薦子弟親戚恩澤事

宰相使相舊制子除將作監丞弟兄孫姪並授太祝奉禮

今後親弟兄孫姪并朞親尊屬依舊制其餘親屬並等第與試銜

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舊制子除太祝奉禮弟兄孫姪并弟守祕校

今後子孫并朞親尊屬並依舊制其餘親屬並

與試銜

僕射尚書舊制子除守祕校弟兄孫姪並授京主簿今後子孫并朞親尊屬依舊制其餘親屬並與

試銜

三司使翰林學士侍讀侍講學士龍圖閣樞密直學士丞郎舊制子除正字弟兄孫姪並授京主簿

今後子依舊制朞親尊屬授主簿其餘親屬並等第與試銜并齋郎

給諫舍人龍圖閣直學士知制誥大卿監龍圖天章閣待制三司副使知雜舊制子與京主簿弟兄孫姪

并授試銜

今後長子除京主簿其餘親屬並與試銜并齋郎

正郎至帶館職員外郎遇南郊大禮合奏薦親屬者若降在監當不得陳乞曾犯正入贓罪至追官該恩叙用後來累官正郎者只得奏蔭子孫一名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遇南郊大禮內有正郎帶館職員外郎自合奏薦外餘並須於郊禮日前到任一年者方得奏薦親屬

一已上臣僚奏薦子孫親屬內長子長孫皆不拘年甲

緡本非長子長孫諸子諸孫須年十五以見在居長者亦是

上弟姪等並須二十以上方得奏薦所奏親屬並須在五服內者如虛增年甲并妄冒服紀並以上書詐不實論其合奏異姓之時即不問服紀應曾奏得子孫恩澤後其子孫亡歿本官別無孫食祿者並許再奏子孫親屬一名更不拘年甲

一應奏蔭選人年二十五以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內許令赴銓投狀差兩制以上官三員於尚書省鎖院置封彌謄錄司考試內習辭業試一場或論一首或詩賦各一首詞理可采不犯不考式者爲及格與放選注官習經業者春秋禮

記毛詩周易尚書逐人各專一經並兼習律文
試一場墨義十道只問正文不問註疏五通者
爲及格與放選注官剝落者且守選限經三度
試不中者選限滿日與司士參軍內有京朝官
三人同罪保舉有行止堪守官者注遠地判官
簿尉如不赴試又無上件舉主并雖曾三度就
試詞業紕繆對義不及格更不理選限

一奏蔭京官候年及二十五每年春一度赴國子
監投狀差兩制已上官三員於太學鎖院依選
人考試內及格者方與差遣候兩任無私罪有
本路轉運提刑知州通判三人同罪保舉即入

親民經三度試不及格者如有三人朝臣同罪
保舉有行止可以差仕者與小處監當候兩任
無私罪本路轉運提刑知州通判五人同罪保
舉方得親民其不赴程試又無上件官舉并雖
曾三度就試詞業紕繆對義不及格者未得差
使如却願班行者與等第安排

奏重定職田頃畝

州職田

長吏

大藩府二十頃

節鎮十五頃

防團以下州軍十頃

京軍監七頃

通判

大藩府八頃

節鎮七頃

防團以下州軍六頃

幕職官

大藩府

判官五頃
餘並四頃

節鎮

判官四頃餘並
三頃五十畝

防團以下州軍監

判官三頃五
畝餘並三頃

縣職田

令

萬戶以上六頃

五千戶以上各五頃

不滿五千戶並四頃

簿尉

萬戶以上三頃

五千戶以上

各二頃
五十畝

不滿五千戶並兩頃

發運轉運使比節鎮長吏

武官職田

部署頃畝比節鎮長吏

鈐轄比防團州長吏

路分都監比節鎮通判

都監比太藩府判官

監押比節鎮判官

州軍監當官員使臣職田不得過本處職官之數在

縣鎮監當不得過簿尉之數

錄事參軍比本州判官判司比倚郭縣簿尉

無職田處及有職田而頃畝少處并元標得山石積潦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內檢括官荒田并戶絕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支撥添換其係官庄田見有人戶出納租課者不得一例支撥如逐縣職田比今來所定頃畝數目不足即據見在重與上下衆官等第均分如地內有桑棗蔬果之利者即以所收宜利約度比附逐處地利折充職田頃畝其田許逐廳自差公人勾當并招置客戶每頃占客不得過三戶即不得令州縣差人勾當及招客戶或遇災傷並令檢

災傷官員依例檢覆的實分數減放子利如逐處官員爲恐減下職田子利却一例不敢收接人戶災傷詞狀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本官職田上見收子利盡底納官如將地土影庇令免却合入差徭及抑配虛作租佃今出課利入已者並以受所監臨財物贓罪論所差勾當人亦行嚴斷仍令提點刑獄司專切覺察轄下官員職田欺弊犯者畫時勘鞫施行內情理頗重失於覺察者本司官員當議勘劾各降差遣或有該說不盡事理仰逐處起請聞奏

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例

一今後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即不得非時進秩
或非次罷免者仍不以轉官帶職爲例

一兩省以上自來四年勘會轉官今後並具履歷取
旨

一舊制京朝官三周年磨勘私罪并曾降差遣者四
周年賊罪者五周年今後內外差遣京朝官無
賊私罪者依舊三周年磨勘磨勘年限內犯私
罪并公罪曾降差遣者四周年有入已贓罪者
五周年每遇磨勘仰審官院先具元犯情理入
已不入已因依輕重并今度磨勘年限內有無
勞績及舉主人數進呈取旨如經兩度取旨磨

勘各有勞績及有同罪舉主三人以上又無私
過者即依常例三周年磨勘更不先取旨其到
闕守候差遣人於指射路分內未有關以前并
受差遣以後待闕及得替赴任公程月日水計
綱路
程並許通計磨勘如守候差遣人於元指射合
入路分內有關不就則將守候差遣半年後月
日并假限外及得替赴任公程外任滯日數並
不得理入磨勘之限

一今後京朝官上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求就在
京差遣者此後各
須投狀並五周年磨勘所有前後資
考即許通計如因省府等處保舉及准條貫差

入在京勾當者依舊三周年磨勘即不得保舉
及選差見任兩地并大兩省以上及省府臺諫
官有服紀親屬入在京差遣

一已上差遣京朝官并陳乞在京勾當京朝官自降
勅以前轉官及一周年者將來且依舊制年限
磨勘一次其已得在京差遣未曾勾當却求外
任者並聽

一今後文武臣僚善政異績可爲衆範或勸課農耕
厚獲美利或差鞠獄累雪冤枉或在京監當庫
務能革大弊因省得錢物萬數多者委所屬保
明聞奏量事跡大小特與改官不隔磨勘或陞

陟差遣其幕職州縣官未該磨勘而有上項勞
政者亦與比類升擢如保明不實以上書詐不
實論

一朝官轉至員外郎須自任陞朝官後有安撫轉運
使提點刑獄或清望官共五人同罪保舉并三
周年內無私罪者方得磨勘員外郎轉至正郎
須自任員外郎後有土項官五人同罪保舉并
三周年內無私罪方得磨勘已上如舉主不足
五周年無公私過犯者亦與磨勘郎中轉少卿
監亦依此施行少卿監轉大卿監并轉諫議大
夫並取聖選指揮

一今後京朝官幕職州縣官到審官院流內銓差注
日仰銓院體量如有事狀猥濫老疾愚昧之人
不稱事任並別取旨本司不舉仰御史臺彈劾

奏乞於陝西河東公邊行贖法

臣竊見陝西河東邊計不足遂鑄鐵錢以助軍費而
民多盜鑄日犯極典為法之弊久將不堪臣觀舜典
曰金作贖刑又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注謂不
當止五罰是虞舜周公皆用贖法孔子刪書垂于後
世明其可行之法也歷代嘗行今久不用人或疑之
臣欲乞且於陝西河東公邊次邊州軍行之候戎事
稍息官不闕用則別從朝旨今具條如後

舜典曰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
刑出金以贖罪

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於謂不應五刑
當正五罰出金贖罪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成罰也
於五過從赦免正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荆辟疑
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
赦其罰千鍰

漢惠帝民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今民出買爵
之錢一級直

錢二千凡
為六萬

文帝輸粟縣官得以除罪

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梁高祖詔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為條格以

時奏聞

齊武時以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僕射沈約等參
定刑書其制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爲
死罪梟其首其次棄形二歲已上爲耐罪言
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三
百收贖絹男子六百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
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
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已上爲贖罪
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
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
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

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
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
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
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
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
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五等之差

一徒以上罪不贖

一杖以下罪依下項

一侵損於人者皆不贖

侵謂侵財物損
謂傷折於人

一兵士公人不贖內公人不因公事私自失誤者

亦聽贖

一爲盜并造作詐僞及誣告論不干已事者皆不贖

一捕捉賊盜公人違限等罪不贖

一與販私茶鹽醞賣私酒并賭博人並不贖

一所犯罪新條該贖至第三犯者不贖

一衆人共犯一事合贖富貴不均者不贖內有物力願與衆人納罰錢者即皆聽贖造意人不贖以貧富不贖

一軍人百姓同犯一事者不贖

一應有陰并老小疾患之類但舊條合贖者並依舊法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足

一舊條不該贖而今得贖者並取情願之人其銅

每斤納錢一貫二百文足亦許以粟帛依時價折納其錢無物贖納者自依常法區分

一逐縣典押保舉有行止會筆札曹司一名赴本州法司習學法律委本州長吏以下聚廳試驗稍通刑名義理即放歸本縣充法司候三周年檢斷無失者與轉一資有失誤無贓私者五年與轉一資

一所斷贖刑失錯者官吏各準其罪不以失減官典受贓者並以枉法贓論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臣近日屢聞德音以災異數見畏天罪已此實聖帝明王至仁之體也天下幸甚幸甚昨日宰臣等再奉聖旨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盛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如其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也陛下今既畏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矣如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適足增陛下之盛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敢引退恐負君親擢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年後以至今日火不炎上之災

已十數度又累有地震之異今夏蝗秋潦人多妖言雖陛下修德罪已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遑處臣請行此數事以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擇

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官吏老耄者罷之貪濁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謬吏而糾慢政也至於激勸善政之術即未著明其官吏中有畏上位之威希意望進或矯修廉節而爭爲猛政求集事之名者務爲暴斂求盡公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人受實弊資產竭於科率舉動觸於刑憲生民困苦善人嗟痛此

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漢以
救秦之弊而興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程
糾察舉薦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選
潔已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者
各具有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任
或陞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憂赤
子之心各務愛民求理不爲苛政足以息生
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實仰御史臺彈奏當
議重行貶黜令別進呈唐時選刺史縣令條
目便乞約附施行

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絕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
辨吏姦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者五六轉運
使提點刑獄但采其虛聲豈能徧閱其實故
刑罰不中日有枉濫其奏按于朝廷者千百
事中一二事耳其奏到案牘下審刑大理寺
又只據案文不察情實惟務盡法豈恤非辜
或無正條則引謬例一斷之後雖冤莫伸或
能理雪百無一二其間死生榮辱傷人之情
實損和氣者多矣古者一刑不當而三年大
旱著於史策以戒來代非虛言也況天下枉
濫之法寧不召災沴之應耶臣請詔天下按
察官專切體量州縣長吏及刑獄法官有用

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狀奏聞候到朝廷
詳其情理別行降黜其審刑大理寺乞選輔
臣一員兼領以慎重天下之法令檢尋自來
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留者著爲例冊
一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
逮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
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災
沴及其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虛
無所振發徒有安撫之名且無救恤之實又
國家養民之政本尚務農因民之利而利之
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之矣臣請選輔臣

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時聚
糴以防災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得替
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斗數目方得
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起
離仰司農寺常切糾舉及委輔臣等速定勸
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

一天下茶鹽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也
近古以來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絕商旅
之路官自行販困于運置其民庶私販者徒
流兵稍盜取者絞配歲有千萬人罹此刑禍
是有司與民爭利作爲此制皆非先王之法

也及以官販之利較其商旅則增息非多而固護之弊未能革者俟陛下之睿斷爾臣請詔天下茶鹽之法盡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長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

奏贖法等三事

臣數日前函奏三代帝王子孫緜遠蓋由積德之深臣請陛下日修至仁之德下及民庶以感動天地此聖嗣無疆之本也今有劄子三道進呈內一道爲議贖法事即乞降出

臣近覩詔旨令御史臺審刑院大理寺修編勅所同議贖刑此陛下至德深仁被子億姓天下幸甚今諫官孫甫上言乞令大臣定奪施行臣欲乞特降聖旨令中書樞密院同與見議官員疾速定奪聞奏仍乞且贖杖罪已下情理輕者所貴易行取

進止

臣聞唐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曰觀省宮掖其數寔多憫茲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娉自是宮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正觀二年十月二日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求採無已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掃灑之餘更何所用於是命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

門棟出之臣不知今來宮中人數幾多或供使有餘
宜降詔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費亦人君盛
德之事可以感動天意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上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下

國朝

國朝

國朝

國朝

明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睢陽後學朱希周

明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致仕華亭後學孫承恩

明將仕佐郎翰林院待詔廡門後學文徵明

明賜進士出身承德郎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郡後學陸師道同校

明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浙江寧海處提刑按察司提學副使共世孫惟一校刊

明賜同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浙江嚴州府知府韓叔陽重刊

邊事

國朝

奏陝西河北攻守等策

臣蒙聖恩非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還粗知邊事不

敢有隱臣等聞三代以還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國被于涓洛齊晉逐之於前秦漢驅之於後中原始清人倫乃叙逮于西晉之弱群胡猾夏天寶之末石晉之際中國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後雖疆土未復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備太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構夾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戍殺傷軍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虜舉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構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自尊大元昊屢戰勝且倚

北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北戎大獲厚利候其物力稍豐可以舉衆則必長驅深入有吞并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僞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漢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則北戎邀功自爲主盟下視中國要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於用兵矣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北

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
二虜交搆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
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若擇師練兵處置邊事
日夜計畧爲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
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
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爲
中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僭擬元昊
方壯遂肆凶驕外倚北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
挫衄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

虛稱然猶干請多端效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
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
突厥當戎王始亡爲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寮詣館
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騎六騎於渭上見
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
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
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
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
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
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求通順實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其備守其陝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鬥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圍集之況昨交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於求與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寨

者而應募其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併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携家居于塞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又素號精強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路漸爲增益二年已來方能整習固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土兵其中羸弱不堪戰陣者宜沙汰之使歸于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

邊或屯關輔以息餽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三分中更可減退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屬戶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敝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

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敝彼將進而

三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鬪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爲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強兵漢家以山界及弓箭爲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

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爲限寇不
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
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於絕漠
之外也臣等嘗計陝西四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非
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
餘人坐食芻糧不敢動舉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
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
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
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放敗
且彼爲客當勞而返逸我爲主當逸而返勞我若復
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

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
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
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於橫山更進兵降者納
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
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
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敝勢將潰歸則我環
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
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則我兵
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董等寨皆可就而
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
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傾歸

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四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爲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爲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王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幽燕遂陷爲中原千古之耻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

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之變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旣獲利方肯旋師今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爲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爲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爲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

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
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
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
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兵屯者自來真定
府定州高陽關分爲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
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
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何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
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畧
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
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
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

委樞密院於閣門祇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使臣
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
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
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
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
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
諸軍使各知竒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
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
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
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
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

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
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
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
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
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闕之勢
至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爲界我既無備將何以禦
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逼京師何以爲計若京城
堅完則戒河朔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勢
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
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
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

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
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
不勞苦人不驚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彼幽燕數
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
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
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綏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
昨盟好已搖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爲方畧以待
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
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爲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
之志雪石晉千古之耻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於
無窮矣

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

陝西八事

- 一相度緣邊城寨未堅牢處更加修完
- 二陝西諸州土兵內招願守寨者移爲邊兵
- 三新刺保捷土兵內有尪弱不堪戰陣者減放歸農
- 四移減東兵入次邊州軍駐泊以就糧草有事宜則勾赴邊上
- 五緣邊弓箭手逐一兩指揮各築堡子居住
- 六逐路差人密切先相度下山川要害可控扼處并可伏兵之處

七逐路各選將佐二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

萬騎兵三千以備攻戰

八相度下橫山一帶要害之地如進兵攻討則據險修寨以奪其地就降其衆

河北五事

- 一遣才臣權領河北轉運使密令經度邊事
- 二再議河北三路合屯兵去處
- 三委樞密院於閣門祇候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逐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呈
- 四於陝西抽揀戰隊使臣十數人授以新議八陣之法教習諸軍

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縣縣令可以治兵者教習義勇并增置將校

奏元昊求和所爭疆界乞更不問

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爲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宗身經百戰大服天下不敢驕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爲此也及其國力強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耻今北虜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戶居之則爲我利自元昊

驅掠西去遂爲隙地中國利害不繫於此今衆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畧而不言耻以前失之醜而求無用之地也今西戎慙不足與爭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草安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富民強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慶也如欲與戎狄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語之則易行之實難臣備位二府當思安危大計不敢避人謗議上下其說累陛下包荒之德以重增宵旰之憂臣不勝懼迫惶恐之至

奏爲陝西四路入中糧草及支移二稅

臣竊見陝西四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糧草又無定數並支却京師錢帛久而行之府庫須竭又支移關輔二稅往邊上送納道路險阻百姓勞費亦已凋弊至於轉運司經畫財利應副邊上每年亦無定額縱使元昊納款未能頓解邊兵悠久何以支濟自來朝廷已差逐路經畧兼計置糧草即未責事任伏望聖慈指揮更選差朝臣四人充陝西四路經畧計置判官專管本路稅賦課利及圖回營田等事仍令三司將逐路軍馬并見在糧草數目約度今後每年各計入中若干石於京師支給見錢比舊日十分中減下三

分各令陝西轉運司約度逐路稅賦課利數目外每年各令支助錢帛若干既糧草錢帛皆是定額自然各務省節須揀精銳養贍及將蕃部弓箭手相兼使用不更占冗兵既沿邊入中有數必自那移軍馬入次邊及近襄州軍駐劄其四路經畧計置判官便當知州差遣與本路經畧使及知州軍等如能依此減省入中萬數及圖回財用不至虧誤即加獎擢此軍國之大計乞聖慈留意

奏論陝西兵馬利害

臣竊知陝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衆防秋在近必須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乎豐以衣食使壯其力積

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如此則
兵有鬪志將以增氣雖二十萬衆合爲一心有守必
堅有戰必強平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飢不足其食寒
不足其衣出無壯力入無厚賞軍有退志將必喪氣
雖二十萬衆或有二心守則不堅戰則不強平寇之
期未可卜也於弓箭手民兵肯戰守之時事須賞勸
所用金帛誠須大備今陝西百姓已虛三軍未振或
聞三說之法可以備邊以臣所見今權貨務商客纔
有一百來名縱許於陝西河東路以三說入中即緣
商客未多且可少助糧草而已若金銀錢帛則歲時
之內必難充足臣所以請放行向南鹽客使客旅入

納糧草并金銀錢帛數更有逐處富實之家不爲商
旅者必須以利勸之臣請逐處勸誘入納上件物色
一件納及得萬數除給與向南末鹽交鈔外更與恩
澤一萬貫者與上佐官三萬貫者京官致仕如曾應
舉到省與本科出身除家便官願班行安排或不就
差遣者亦聽所貴防秋之期頗有邊備乞朝廷速爲
大計使百姓樂輸三軍樂戰則夷狄不利中外無憂
山海之利何足以各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英斷天
下幸甚

奏陝西主帥帶押蕃落使

臣竊見環慶路熟戶蕃部約及二萬人內只蕃官一

千餘人各有請受每人惟有料錢亦無月糧衣賜所費少於養贍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鬥如撫馭之間恩威得所大可防托邊界減得兵馬今來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馭蕃部最有畏愛緩急可以呼集使喚欲乞朝廷先授此二人兼管轄蕃部使所貴激勸邊臣於熟戶用心專加統領緩急使喚漸可減得戍兵萬數其四路主帥亦令依舊時節度並帶蕃部使

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臣竊見契丹遣使來朝廷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

與元昊兵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大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侵凌中原今無大故何敢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論皆稱夷狄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來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僭號擾邊屢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有今日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震數年占書亦主城陷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又大可疑五也又邊上探得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寧化軍岢嵐軍後回覲步谷口道路此又大疑六也

設或二國不守盟信卒然奔衝以數十萬衆乘不備而來河東軍馬不多名將極少衆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點集床子弩并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況元昊界無城可攻如却入漢界併攻三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却未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爲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畫禦捍之策

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爲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繫聖斷處之

奏乞拒契丹所請絕元昊和約

臣竊見契丹來書謀事在邀功勢將構難還答之際尤宜慎重

一書中言元昊於中國名體未順特爲朝廷行征討其邀功之意又大於前若許他此舉將來何以禮報此一難也

一書中次言請朝廷絕元昊竊觀元昊所上書削

號稱臣名體頗順雖未爲誠信苟遣人來納
誓書朝廷何辭拒之元昊昨來納款尚不肯
言契丹指蹤朝廷豈可言契丹之意以拒其
和如無名而拒則我自失信而從契丹之請
此二難也

一元昊於契丹從來未聞有不臣之狀或實於他
邊界曾有相傷况是三二百戶彼亦自可問
罪何故便要朝廷絕元昊進貢若朝廷因而
從之苟元昊不日却謝過於契丹又納其請
則與元昊依舊相連我與元昊怨隙轉大朝
廷一失其守長四夷輕中國之心此三難也

一契丹今夾逼朝廷絕元昊之款我若不敢違拒
而據從之將來契丹却稱元昊已謝過設盟
更不討伐却逼朝廷與元昊通和是朝廷已
失所守豈能更抗契丹之辭此四難也

一朝廷若以契丹之故阻絕元昊大信一失將來
却以何辭與他和約縱巧能設辭元昊豈肯
以前來所許屈伏於朝廷必乘我之失大有
呼索此五難也

一元昊或納誓書既不可阻今契丹所請或即阻
之誠朝廷之所重也然契丹元昊本來連謀
今日之情未可憑信臣請朝廷建禦捍之謀

以待二虜不必求二虜真偽之情邊事如此
恐誤大計不敢不言

奏爲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臣竊見契丹來書稱朝廷曾請契丹止遏元昊今聞
名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絕元昊進貢契丹
安肯爲朝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
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請阻絕元
昊何却只問楊守素往來次第是無必討之意此不
可信二也余靖等今有見虜主親信須指揮夏州令
楊守素入南朝勾當必是動有關報今來虜使却言
北朝並不知子細此不可信三也萬一契丹必有深

際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絕元昊豈暇問於南朝名體
順不順顯是契丹虛稱爲朝廷西征駐重兵於雲朔
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寇河東亦足相爲聲援得至
則享厚利如元昊更不入寇納誓書于朝廷則契丹
自爲因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此爲功而駐兵雲朔
以邀重報是契丹進退有利而俱爲我害也臣謂朝
廷今日答書則易將報必難而專於致賂欲滿虜志
則契丹大兵豈肯虛舉而善退願朝廷熟慮此是先
且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虜知我有備無
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心縱背盟好
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奏乞將邊任官員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沿邊州軍城寨主兵武臣并都
監巡檢寨主監押等自來與諸處武臣班行一例五
年磨勘既勞逸不均又遷轉無別是致各圖優穩不
就邊任以此將佐而下常患乏人况戰守之地責其
死節苟循常規將何以勸臣等欲乞朝廷別立條制
應陝西河東沿邊州軍滿三周年者並與特轉一資
不隔磨勘所貴邊上例各得人爲經久之備

奏乞重定戰功賞格

臣等竊見用兵以來戰陣行賞逐處起請所見各異
或謂須要首級或謂當錄陣前得力之人至於使臣
軍員並不許手下人所獲分數亦與士卒一般校功
是以人無過從軍害邊事臣等欲乞朝廷將元定賞
格并諸處起請條貫重行定奪頒下諸路所貴軍中
知信第賞無差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編錄緣邊部署司條貫宣勅事

臣等竊聞朝廷已議差官刪定天聖編勅所有諸路
沿邊部署司前後承受宣勅條貫不少當用兵之際
再合參詳兼慮諸處多有漏落臣等欲乞朝廷指揮
諸路沿邊部署司令具錄前後宣勅條貫候到亦令
相度編錄如一司一務編勅之例頒下逐處各令遵
守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新轉京官人充沿邊知縣事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河北沿邊次邊州軍當用兵備寇之際逐縣令長尤要得人自來除合差京朝官外其餘並從銓司擬注別無選擇之法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今後陝西河東河北沿邊次邊州軍三千戶已上縣令員闕並差奏舉磨勘新轉京官人充填與當西川差遣所貴邊遠之地人受其賜亦使才俊之流諳練邊事他日選用不乏人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免關中文移二稅却乞於次邊入中斛

斛

臣竊見陝西數年以來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縣督

責不能存濟兵間最爲民患者是支移稅賦轉般斛斗赴延州保安軍山坡險惡一路食物草料常時踴貴人戶往彼輸納比別路所貴三倍比本處州縣送納所費五倍害民若此實非久計臣等欲乞朝廷指揮都轉運司體量關輔今來災旱民力困乏如邊儲有備其二稅與免支移并邊上入中斛斗大段價高出却京師見錢銀絹萬數浩翰亦令相度權於次邊州軍入中所貴減得官中貴價既次邊有備則每遇事宜稍慢可以退那軍馬於次邊就食糧草既稍蘇民瘵又不誤軍期如此守邊庶爲得策

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畧司回易錢帛

臣等竊以西陲用兵以來沿邊所費錢帛萬數浩瀚
官司屈乏未能充用其鄜延等四路帥臣雖有管本
路糧草之名然轉運司終是本職故不敢專行計置
若不委之經度即邊計常是不足臣等欲乞特降指
揮下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畧使司應本路州軍
所管錢帛並許選差除廉幹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
其收到利錢明入省帳收附所有勾當人等如能大
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數保明聞奏特與相度酬
賞所貴有助軍費少紓民力

奏策試方畧等人各與緣邊差遣事

臣等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來策試方畧并南省

奏名受恩澤人或未談放選及不理選限者雖程試
之下偶不及等或曉習邊事經歷艱苦或鄉曲有譽
年未衰退若只假以虛名實恐多有遺滯况沿邊次
邊小處判司簿尉并鎮寨中務場常是闕官或於近
裏差官往彼勾當到本處却闕官員甚有廢事臣等
欲乞特降指揮下河北陝西河東轉運司應本路策
試方略并南省特奏名人得雜出身試銜齋郎等未
談放選及長司馬士文學助教等並不理選限者如
願入邊遠即相度年未衰老有心力行止勾當得事
之人具保明申奏與注陝西沿邊次邊小處判司簿
尉內監權新置酒稅等場務者只與驛券更不支本

官料錢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減武臣充提刑及令樞密院三班選人

進呈

今西北二方交困中原驍盛如此國家禦捍實在三邊不惟戰將乏人其知州知軍并駐泊都監大寨寨主常要有心力人勾當方可主兵馬安緝蕃部嚴治城寨體探事機今來諸路提點刑獄多占却心力使臣或邊上倉卒要人終是怯懼不堪任使欲乞特降聖旨諸路提點刑獄除川廣福建路依舊差文臣武職相兼外其餘路分只令文資勾當却當武職揀選少壯有精神者並與三路邊上差遣令慣習邊事或

年甲雖高素有心力未至衰老者亦可充邊上知州軍駐泊都監勾當頗濟事務如無精神心力則是不材之人豈堪爲按察之官澄清部下因此便可退入閑慢差使庶免取笑四方仍乞委樞密院除選揀上項提點刑獄使臣外更常切於武臣中選人及令三班院亦常選人逐月一度具選人姓名聞奏引見與沿邊次邊差遣所貴邊上多得有精神心力之人既久於其事則漸增膽勇緩急可用此乃養育將材禦備戎寇之要也至於川廣荆湖近蠻之處亦乞重選知州軍都巡檢等以鎮撫邊界存活生民

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

臣竊見去年以來自京差撥禁軍往陝西邊上屯戍
內有諸處鄉軍顧到經販之人并向南諸處廂軍揀
上添填逐指揮內有小弱怯懦之人道路指笑及到
邊上不堪披帶教閱虛破禁軍諸般請受支賜今來
又差發兵士五千人往秦州添屯并續有諸軍發往
邊上替換欲乞指揮下殿前馬步軍司應在京及畿
內諸軍今來并向去合起發往邊上兵士並須逐指
揮依次勾來本司子細揀選下小弱不堪披帶之人
更不令發往邊上其揀下小弱人數內元係在京諸
司庫務并外路廂軍如却願歸本處舊指揮者並令
送還內有身材比舊等樣小三兩指却少壯得力者

即不得揀下所有年老病患之人即等第與剩負安
排其逐指揮人員年老疾患不得力者亦便揀選別
與安排却於本指揮向下人員十將內揀選得功并
武藝高強人升一兩資權管勾當候轉員日依本資
施行如本指揮人員十將內無可選揀即於以次指
揮內選揀令權管補填勾當所貴在路便有幹了軍
員部轄各得齊整不至依前作過其所差兵士本營
在外州軍府者即委逐處長吏都監監押依此揀選
起發仍乞指揮諸路部署司將去年秋後差到屯駐
駐泊并今後差到兵士並依此揀選施行訖逐旋開
坐聞奏

所定武藝高強須以弓弩
別定才力及射騎格式

奏乞揀汰邊年高病患軍員

臣等竊見用兵之處諸軍內若有指揮使負寮得力則不唯訓練齊整兼臨陣之時各能將領其下士卒方肯用命若人員不甚得力則向下兵士例各驕惰不受指蹤多致退敗顯是軍氣強弱繫於將校今來邊上諸軍人員甚有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見闕人數不少若不早行選擇則恐將來依前慢事臣等欲乞朝廷於都知押班及近上內臣內選差諳歷邊事者三員內二員往陝西路一員往河東路計會逐處經畧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駐泊就糧諸軍人員司共揀選如內有年高脚手沉重并疾患羸

弱不堪披帶及愚戇全無精神不能部轄者並開坐申奏內屯駐泊人員一面發遣赴闕別與安排所有就糧指揮人員即更於逐人名下各令指射願管廂軍去處聞奏仍勒在本營聽候朝旨候揀選畢即據指揮見闕人數便於諸軍十將以上揀選嘗有功勞者并武藝高強得力之人升一兩資給帖權管候將來轉員却依本資叙遷所貴將校得人士卒增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於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

臣竊知散直并下班殿侍內甚有經歷喫得辛苦之人可以邊上使喚乞特降指揮下殿前司於散直下

班殿侍內揀選或有心力並具姓名聞奏當議再行
揀選內曾有過犯人如武勇出倫亦別具姓名聞奏
本班人員不得抑遏漏落當行勘斷其揀到人數別
分等第內上等人及識文字者差在闕人員處權管
勾當三周年無過犯得力者令逐處保明奏取旨使
與轉三班差遣權管與依轉員例遞遷安排有功劳
者特行升擢大段勝於年老轉員之人有誤戰敵緣
西北事大常須先選人在軍中使喚以備邊事

薦舉

奏爲薦胡瑗李覲充學官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

恭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
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
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
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爲一代
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爲師法又建
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覲丘園之秀實負文學著平土
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六經莫不瞻通
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搜賢之日可遺於草澤無補風
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延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
呈則見非常儒之學取進止

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等第姓名事

臣等在邊上體量得材武可用將佐人數如後

第一等涇原路部署狄青有度量勇果能識機變

鄜延部署王信忠勇敢戰身先士卒

環慶路權鈐轄知環州种世衡足機畧善撫馭

得蕃漢人情

環慶路鈐轄范全武力過人臨戰有勇

第二等鄜延路都監周美諳練邊情及有武勇其

累功勞欲乞持加遙郡刺史

知保州安軍劉拯有機智膽勇性亦沉審

秦鳳路都監謝雲行勇力有機今之驍將

延州西路巡檢使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

其人近聞本路有賊私事發斷遣日乞別取聖旨

鄜延路都監譚嘉震勇而有知戰守可用

涇原路都監黃士寧剛而有勇可當一隊

鄜延路鈐轄任守信能訓練有機智

涇原路都監忤遷訓練嚴整能得衆情

秦鳳路鈐轄安俊勇而有辯倉卒可使

環慶路都監張建侯知書戢下可當軍陣

鄜延路都監張宗武精於訓練可備偏裨

數內劉拯張建侯張宗武雖曾改轉一資比諸將未

至優異臣等今同罪舉保此三人已各轉兩資及移

易差遣

再奏乞蔣偕轉官知原州

臣等竊見涇原路西北有鎮戎軍并山外城寨及東北有原州最逼賊界又原州管下有明珠滅藏康奴等蕃部常與西賊相連作過最爲強惡若原州一面鎮靜則本路只禦捍西北一路易爲兵力所以原州須要用心官員在彼昨來臣某爲覩朝廷降勅差北作坊副使蔣偕知涇州遂乞與本人轉一正使改知原州照管上項一面蕃部尋奉勅就差知原州即不蒙改轉官資緣本人自秘書丞制置青白鹽使相次該磨勘又差遣合入提點刑獄兼是准詔勅舉換右職即與近下差遣秘書丞自乞換右職人不同況涇

州是近裏節鎮原州是極邊小郡比爲籍其才幹非有過犯虛降却本人差遣兼本官到任已過半年州界蕃族別無騷動伏望聖慈特與轉一正使依舊本路駐泊都監知原州臣范仲淹臣韓琦

蕃部一萬八千餘人

奏舉雷簡夫充邊上通判

臣等竊見秘書省校書郎僉書秦州觀察判官廳公事雷簡夫昨蒙朝廷敦遣起於草澤佐幕以來備見通敏求之多士得爲異才欲乞聖慈特加獎擢與轉一官就差充邊郡通判庶觀能效可進榮階若不如所舉臣等甘當同罪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舉姚嗣宗充學官

臣等竊見環州軍事判官監慶州糧料院姚嗣宗策試方畧考在優等效官邊郡不違險阻文筆竒峭有古人風格兼通經術宜置國庠欲乞聖慈特受一學官候通前任成四考日與轉原官若不如舉狀臣等甘當同罪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馬懷德乞轉閣門祇候青澗城都監

臣等竊見延州青澗城兵馬監押侍禁馬懷德曾爲透漏蕃賊降差監當本路體量得前人有武勇心力却奏留在邊上使喚自後掩殺蕃賊破蕩族帳累度得功只是轉一資酬獎其人實堪充將佐部領軍馬

禦捍邊方兼种世衡曾乞納所轉官資却與本人升擢伏乞聖慈特與轉閣門祇候充延州青澗城都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酬獎張信

臣等竊見環慶教押軍陣奉職張信自殿侍在邊上累次與西賊鬪敵前在延州趙瑜等手下作前隊殺退蕃賊得趙瑜等銀盃衣服後來趙瑜等並轉三資張信即未曾酬獎其人氣豪膽勇武力過人爲一時之猛士在指使中少見其比欲乞朝廷特與改轉一侍禁送种世衡手下管押軍隊分擘與禁軍一兩指揮專切教習獨作一隊爲竒兵使喚必能身先士卒

以立勝功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宣撫副使

臣奉勅差充陝西路宣撫使續奉朝旨體量於次邊入中糧草事臣既蒙朝廷重寄須體量逐處將帥勇弱官吏能否那移軍馬并相度錢穀利害求訪民間疾苦照管緣邊蕃部料度寇情經畫勝勢以分朝廷萬一之憂非臣之愚可能獨幹衆務臣昨日入對乞聖慈更選臣寮一員與臣同往每事議而後行庶少差失伏乞早降指揮兼臣已奏乞免罷御筵錫賚雖添差一員不至勞費

再奏乞召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岷蘇舜

欽等

臣昨在樞密院日舉文行有名之士十人堪充館閣職事乞取聲稱著聞者先次召試自臣過中書後商量謂所舉人多不可一齊召試欲候其中更有清望官舉者即先次施行今所舉人內殿中丞王益柔已有杜衍先曾舉奏太常丞章岷又有王堯臣蔣鏜舉奏大理評事蘇舜欽亦有王拱辰舉奏此三人並有清望官舉薦又見已到京及待闕未赴任欲乞降聖旨便與一試仍乞指揮學士院各試文論二首足以觀其才識不令更試詩賦恐詞藝小巧無補大猷况朝廷擢才之際寧使滯淹不同尋常陳乞之人更延

資考

奏殿直王貴等

臣有隨行指使右班殿直王貴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三年有餘右班殿直徐正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二年半各好人材弓馬累度隨軍出入勾當兵馬須得幹辦三班奉職郭慶宗曾經戰鬥得功及有心計緩急使喚得力上件三人並堪邊上任使欲乞朝廷各轉一資充沿邊寨主監押如未有員闕即目令隨行指使候到邊上遇有關處即具奏差取進止

奏杜會張沔

臣竊聞朝廷欲差杜會判大理寺張沔河北路轉運

使杜會詳明法令必能稱職張沔廉謹精勤摺紳所許錢穀重難實所諳練兼本官自可三司副使發運使之任緣何朔屯師右武之地當選人經營一面爲用兵之備伏望聖慈委大臣再加銓擇庶免頗有改更杜會自梓州遠回又河北轉運使自今來留住判寺是在京重難職任乞與別議恩澤張沔自到陝府累有人舉奏乞別與差遣

奏舉張去惑許元

臣竊覩國家用兵以來急於財利雖百姓大困更難剝削三軍不足又須經營莫若求通敏之才省枉費之用庶幾下不生怨上不乏須臣竊見殿中丞監在京權貨務許元才力精幹達於時務伏望聖慈指揮

取索權貨務勾當過有勞績特與超轉一官差充江
淮制置發運判官必能減省冗費疏通利源不害生
民胥助軍國又臣切見寧州通州著作佐郎張去惑
素有時材不避艱苦昨慶州修大順城建事之初日
有寇至人情畏懼却求中輟遂差張去惑往彼勸諭
將佐晝夜興功衆乃同心方能集事兼於寧州專管
修城或創修山城功料浩濶並以了畢防城戰具並
皆精辦臣昨同罪舉本人乞改一官充陝西轉運判
官已奉朝旨依奏候有關即差今來陝西省罷轉運
判官其張去惑自合別與差遣伏望聖慈差監在京
權貨務替許元勾當臣所舉此二人若不能辦濟臣

甘失舉之罪

奏杜杞等充館職

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天下治亂繫
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伏觀
朝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殿是館
殿爲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于衰索唐太宗
置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令更宿直聽朝之暇
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今館閣臣寮率多
清貧僑居桂玉之地皆求省府諸司職任或聞在館
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下長養群材之意臣切
見虞部員外郎杜杞太常丞章岷祕書丞尹源祕書

承張揆殿中丞王益柔殿中丞呂士昌大理寺丞蘇
舜欽大理寺丞楚建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國子
監直講孫復或文詞雅遠可潤皇猷或經術精通能
發聖蘊伏望聖慈委中書相度其間聲實已著者乞
不限資任先次召試各補館職或有未協公議者乞
加詢采更候悉其才行即賜施行今後館閣臣寮供
職經二年不就諸司職任者乞特與恩例差遣庶令
英俊之遊日玩典籍不親米鹽之務專修經緯之業
長育人材無尚於此臣竊聞太宗皇帝慕唐文皇之
英風特建祕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餘時或遊幸此
祖宗盛事不爲不重今館閣供職員數至少臣方敢
彥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慈留意

奏乞將所舉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上言所舉雖多皆搢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取擇臣
謂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綱紀或隳雖治必亂俊哲
所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尚虞盱吳未暇正宜廣搜時
彥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慈留意

臣近與宰臣上殿因議財用不足蒙賜德音謂宜選
諸路轉運使臣尋面對云轉運司得平和之人則可
得剝削之人則百姓受弊尋奉聖旨民惟邦本不可
侵擾臣退而思之以江淮制置發運司爲財賦之要
地最宜得人使二員互換上京所轄諸州不暇巡歷
臣切見監在京榷貨務內殿中丞許元智識通敏可

幹財賦復能愛民不爲侵刺遂舉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又著作佐郎通判寧州張去惑昨在邊陲實經繁使遂舉監在京權貨務替許元此二人臣曾舉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聖旨依奏候有關日與差既是轉運判官資地今來舉充上件職任未至過越切見朝臣宋緘陳執禮爲因王欽若妻并宋綬妻陳乞在京監當有臺臣上言不當已奉聖旨改差臣在樞密院日所舉許元張去惑勾當錢穀雖與前人陳乞事體不同亦慮三司別有長才可舉伏望聖慈指揮三司副使相度此二人之才如不堪上件任使即別舉朝臣庶協公議

奏雪滕宗諒張元

臣昨日面奏滕宗諒事當天威震怒之際臣言不能盡又章得象等不知彼中事理虛實皆不敢向前惟臣知從初子細又只獨自陳說顯涉黨庇宗諒雖已行勘鞫必能辯明虛實然有未達之情須至上煩聖聽今具畫一如後

一梁堅元奏滕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犒設軍士臣切見去年葛懷敏軍敗之後向西州軍官員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馬已到渭州只是一百二十里滕宗諒起遣人戶強壯數千人入城防守其時兵威已沮又水米

寒苦約十日軍情愁慘得滕宗諒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四頭項一萬五千餘人酒食柴薪並足衆心大喜當倉卒之時有此才力雖未有大功顯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緣其時賊馬逼近收買牛驢犒軍縱有虧價情亦可恕

一梁堅奏滕宗諒在邠州聲樂數日樂人弟子得銀牒子三二十片者臣與韓琦到邠州筵會一日其時衆官射弓各將射中牒子散與過弓箭軍人及妓樂即非宗諒所散與人而罪歸於滕宗諒又云士卒怨嗟况邊上筵會是

常當直軍人更番祗候因何得其日便有怨嗟

一梁堅奏稱滕宗諒到任後使錢十六萬貫其間有數萬貫不明今來中使體量却稱只是使過三千貫入公用已有十五萬貫是加誣錢數料是諸軍請受在十六萬貫之內豈可諸軍請受亦作宗諒使過臣在慶州日亦借隨軍庫錢回易得利息二萬餘貫充隨軍公用支使外却納足官本今來宗諒所用錢數物料必亦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將充公用

一環慶一路四州二十六寨將佐數十人兵馬五

萬自宗諒勾當已及八九箇月並無曠闕邊將軍民亦無詞訟處置蕃部軍馬公事又無不了若不才之人豈能當此一路

一邊上主帥若不仗朝廷威勢何以彈壓將佐軍民使人出死力御捍強敵宗諒是都部署經畧使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宜行事亦無以立威人皆知其自不可保且將帥樹威者是國家爪牙之威也須假借勢力方能集事

一防秋是時主帥未有顯過而奪其事任將令下獄若遇賊兵寇境未知令何人卒然處置此路又差王元權之况王元在河東沮法已曾責降今且在邊上備員豈可便當一路委寄恐更誤事

一宗諒舊日踈散及好榮進所以招人謗議易爲取信

一臺諫官風聞未實朝廷即便施行臣目擊非虛而未蒙朝廷聽納臣若是誑妄之人不當用在兩府既有目覩之事豈可危人自安誤陛下賞罰兼西北未寧見搜求稍可邊上任用之人即加獎擢豈宜逐旋破壞使邊臣憂惕不敢作事雖國家威令不可不行須候見得

實情方可黜辱臣欲乞朝廷指揮宗諒且在任勾當委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勘鞫干連人并將已取到慶州錢帛文帳磨勘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已及乖違大過即勾宗諒勘鞫如無乖違大過又無欺隱入已即差人取問分折緣由入急遞聞奏別取進止所有張亢亦奉聖旨令便勘鞫臣體量得張亢不能重慎爲事率易昨在渭州亦無大段過犯乞委范宗傑一就勘鞫干連人依勘滕宗諒事行遣聞奏仍乞以臣此奏宣示臺諫官候勘得滕宗諒張亢却有大段乖違過犯及欺隱入已至解體有誤大事

再奏辯滕宗諒張亢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已之坐彝典斯在具寮式瞻臣自邊陲誤膺獎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切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已及邠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

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亦無疎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勘逐具與辯明未銷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辯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垂越侵欺入已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元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爲國家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衆者且遣儒臣以經畧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

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搖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磨勘到干連人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顯入已又是元彈奏狀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據實其干連人黨盛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今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辯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即須差官再勘其合干人黨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寮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

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寨下州郡風沙甚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寮優游安穩坐享榮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獄吏爲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賫去取問滕宗諒張亢如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如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次貶黜免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使即

於河東河北陝西乞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一奏論或補二輔近州臣得爲朝廷建置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不疑況臣久爲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麤材祇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再奏雪張亢

臣昨日見樞密院進呈張亢所奏曾將公用錢回易到利息買馬及交鈔乞與呈索之人自甘伏罪乞不追究遊索之人取旨下燕度結案聞奏臣伏觀編勅指揮若將公使錢回易到別物公用但不入已更不

坐罪其張亢所奏二事若未有發露乃是自首縱已發露亦不入已合該上項編勅指揮臣昨與韓琦在涇州同使公用錢曾爲慶州簽判秘書丞馬倩身亡本人家貧親老與錢一百貫文又涇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襲禮丁父憂家貧起發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號州推官監環州入中陳叔度丁父憂家貧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黃通來涇州相看與錢五十貫文並是一面將公使庫錢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曾親使著係省官錢自來邊上有公使錢處爲有前項條貫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已各是從便使用今來若依編勅施行則張亢自首與遊索人錢

不曾入已又是燕度元勘外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却送入案兼恐追尋元遊索之人或在遠方何時結絕若不用上件編勅指揮則臣與韓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至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爲天下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也伏望聖旨送樞密院依詳編勅及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并張亢所奏二事一處定斷以正典刑

奏辯陳留移橋

臣前日與章得象以下親奉德音謂近知左右臣寮恐上不能主張不敢盡心言事今後不得更事形迹避涉朋黨須是論列必無所疑臣等千載遭逢得陛

下聖言及此不勝慶幸不勝慶幸臣日夜發憤願盡其心以副陛下待輔弼之意雖犯雷霆豈敢回避今切見審刑大理寺奏斷王堯臣以下公案內有情理不圓刑名未審之處如便降勅恐外議紛紛傳播天下臣忝參預大政豈當緘默負陛下前日之訓爲天下罪人今畧指陳事節奏列如後

一陳留橋是真宗皇帝親詔爲損舟船遂遣使經度而遷之前來姚仲孫在三司日杜衍乞移此橋仲孫不行王拱辰知開封府日又乞移之拱辰亦是不行昨又令催綱使臣乞移此橋本府前來官員只差一主簿相度便具申

奏朝廷不知光朝有詔失於論詳遂許移之三司爲去年新曾添修今又破材料遂奏乞差官相度乃是舉職今却以不應奏而奏坐罪惟聖慈深察方可見情

一據案申照勘得三司手分已先檢尋移橋文字於初九日納在王堯臣處要行遣申奏次日方見王溥爲本人自陳留替回堯臣遂先發言問當移橋利害溥方對答即非因王溥請託而後行也望聖慈察此一節

一經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又堂高則陞高蓋言重公卿者所以尊天子

也今三司使主天下大計在天子股肱之列
有大罪則陛下自行貶廢不可使法吏以小
過而辱之投鼠忌器正在此矣陛下縱有輕
近臣之意不可外示於人何哉近臣輕則減
天子之重矣今法寺坐堯臣杖七十公罪其
過至小伏望聖慈特遣中使傳宣安撫釋放
贖法便令入謝以存國體群臣幸甚

一王溥得替賃盧家宅子稱每月饒減得房錢一
貫文其人已移辰州通判只是暫時守官即
非久住宅子之時又未曾言請託橋事量人
情只是爲王溥曾在本縣守官遂欲借宅子

與住其王溥尚不肯須用錢賃若只饒減得
錢一貫文今因王礪奏王溥受盧家請託入
獄之後須至虛有招認豈可一兩貫錢便使
得一員外郎請託此事兼案內照勘得因堯
臣問及遂說利害又無不移橋之言豈是請
託之情今獨追官勒停衆議未允望聖慈深
察可見其情或與罰銅監當一減得外邊怨
謗又免本人頻來理雪紊煩朝廷

一陳榮古定奪橋事據案帳上開說所損舟船五
十五隻內五十隻因風并相磕撞致損只有
五隻因橋致損又根究得元乞移橋狀內所

說損却人命及陷沒財物並是虛誑所以榮古定奪更不移橋今來雖依王礪所奏移歸舊處一則違先朝詔命二則未及月餘已聞新橋不利損却舟船撞折橋柱及水勢稍惡重船過往不易若再差人體量必是先朝不錯移改以此知陳榮古所定未必不當雖三度取狀不全招認罪名蓋有此情理須至分疏本因公事別無私曲今法寺坐爲私罪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免令過後頻來理雪一慎越是三司判官本案管移橋公事既聞差王礪重行定奪遂令人探問移與不移今來勘

得別無情弊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庶免非辜

一王礪與堯臣祖同姓名素不相喜因此定奪遂誣奏乞勘三司情弊又奏慎越是堯臣所舉必有奸謀今有勘劾別無情弊亦無奸謀王礪親自定奪此事當以實言且非風聞之失也

右前件王堯臣罪名乞特出聖意差中使傳宣放罪令依舊起居并乞特降聖旨王溟免追官罰銅與監當陳榮古慎越並與改作公罪如此施行則衆情稍安群議自息王礪初奏王堯臣必有情弊及有奸謀

滿朝公卿憂堯臣禍有不測賴陛下仁聖特與辯明不陷深文群臣又近奉德音令不避嫌疑而况陛下越次擢用敢不盡心助陛下之明德臣至誠激切絲髮不隱望天鑒照臨

奏為劉滄董士廉修永洛城乞委魚周詢等

勘鞫

涇源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內殿崇班劉滄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次竊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永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部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拒抗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攻降

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懼見中輟之後本路責其經畫不當故以死拒抗一面興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見非有他意况劉滄是汭邊有名將佐最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銜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將一例枷勘蓋狄青羸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來訴之闕下亦更多有臣寮上言紊煩聖聽雖知將帥行得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爭利害致犯帥威昔陳湯矯詔命以破虜王濟違節制以下吳皆釋

罪封侯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
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滄所犯因依情罪聞奏仍送
邠州拘管聽候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致因公被戮
二則惜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稱冤致訟儻允
臣所奏事可兩全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武臣效
死以報聖慈

奏葛宗古

臣竊知延州西路都巡檢使葛宗古爲侵用公使錢
入已奏案已上朝廷臣昨奏陳邊上得力將佐葛宗
古實在其數今恐審刑大理寺斷入極典縱蒙朝廷
寬貸亦須降充近下班行必然挫屈更無勇戰之氣

臣伏觀刑統節文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人及
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准盜論立判案減二
等即充公廨及用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各
減一等坐之議曰即充公廨謂以官物廻充公廨今
朝廷支賜臣寮公使錢既已支付逐處更不係省帳
拘管不收出剩亦無磨勘其公使錢顯是廻充公廨
之物私用者自有上項正條兼元無條貫今將私用
公使錢入已爲監主自盜之法只是法寺近例斷遣
不敢從輕遂至入罪切慮今後有公使錢處官員因
循之間爲人摺拾多陷除名死罪之坐誠爲法之一
弊公朝固當正之伏望聖慈宣喚新判大理寺杜曾

令上殿指陳侵用公使錢正條付中書參酌免有枉濫其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在鄜延路中最爲驍果今來朝廷選將之際此人實恐難得乞從正條定罪然後議其未減

雜奏

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邊郡

臣近與韓琦上言陝西邊畫畧陳八事須朝廷遣使便宜處置方可辦集又近觀手詔下問合用何人鎮彼西方兩府已奏見選人進呈次今西人議和變詐難信成與不成大須防將來之患臣久居邊塞下誠無寸功如言鎮彼西方保於無事則臣不敢當但稍

知邊情願在驅策雖無竒効可平大患惟期夙夜經畫措置兵馬財賦及指蹤諸將同心協力以禦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於後時願聖慈早賜指揮罷臣參知政事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署職任

奏乞互換巡邊

臣等奉聖旨商量互換往陝西邊上照管臣等今商量欲乞今秋差臣韓琦先往邊上勾當候將來春初即臣仲淹却往替換所有逐人舊例御筵并錫賚等並乞免取進止

奏乞免參知政事錫賚

臣蒙恩擢授參知政事今日入朝竊知例有錫賚緣臣昨拜樞密副使已蒙恩賜虛薄之才涓勞未立不可再有貪冒貽譏縉紳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庶寬憂懼實賴照臨

奏乞免錫賚

臣今月二十三日蒙聖恩差到中使賜臣銀絹者伏念臣偶以非才誤膺東掖備位樞府僅方踰月改參大政不可復賚今早已具奏陳乞賜罷回聖澤庶安愚悃謹具奏聞

奏避蔡稟嫌

臣一女子嫁得監察御史蔡稟之弟今來稟為糾彈

之官臣在政府恐有妨礙須合上言乞聖慈特降指揮取進止

奏乞在京并諸道醫學教授生徒

臣觀周禮有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考其醫事以制其祿是先王以醫事為大著于典冊我祖宗朝置天下醫學博士亦其意也邇來曾教授生徒今京師生人百萬醫者千數率多道聽不經師授其誤傷人命者日日有之臣欲乞出自聖意特降勅命委宣徽院選能講說醫書三五人為醫師於武成王廟講說素問難經等文字召京城習醫生徒聽學并教脉候及修合藥餌其鍼灸亦別立科教授經三年後方可選

試高第者入翰林院充學生祇應仍指揮今後不由
師學不得入翰林院如在外面私習得醫道精通有
近上朝臣三人奏舉者亦送武成王廟比試更委宣
徽院覆試取醫道精深高等者方得入翰林院祇應
如內中及諸宮院使不經官學百姓醫人有功效者
只與支賜如祇應十年以上累有効者即與助教或
殿侍三司軍大將安排即不得入翰林院所有諸道
州府已有醫學博士亦令逐處習生徒并各選官專
管仍指揮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所到黠檢其
學醫生徒候念得兩部醫書精熟即與免戶下諸般
差配如祇應州府累有功效者即保明聞奏與助教

安排所貴天下醫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性命所濟
甚廣爲聖人美利之一也

奏乞選河北州縣官員

臣謹按唐初內開十六衛以聚戎臣外開折衝果毅
府五百七十四以屯兵伍使三時農務一時習武無
事則武臣居內以奉宿衛有事則武臣居外以統軍
旅自武德至開元百三十年天下府兵無逆亂者及
開元末倚安忘危仍廢府兵天下遂亂其後兵伍皆
市井徒驕蹇怨叛終喪唐室國家今於河北點得義
勇鄉兵二十萬亦如唐之有府兵也然所置官屬及
揀點法制即與唐末類且逐處官非其人不能以恩

撫綏以威制服臣恐一旦倉卒不爲國家之用既教以弓矢馭之失道則寇亂之資已先成矣今河北州縣部內各管義勇其長吏中才可馭衆或智可防亂或威懾衆望者有幾人哉臣料按察使奏黜者不過老昧貪猥之人存留者不過勤謹畏懼之士其馭衆防亂恩威得所者必未多也由此觀之是陛下河北二十萬之衆未有統領而無所倚賴也今北戎方盛河朔千里無陝西關山之險又官軍數少難當大敵或更增置官軍即財力已困無以供億如此則陛下將何爲必安之計不可不思也豈易百十員官吏爲難而不以統二十萬兵伍爲重然國家恐北戎之疑

必未欲多置兵伍臣請且選逐處州縣長吏須命一二才臣專往河北與轉運使安撫使令行按察逐處知州知縣縣令內有才智不長非可統理兵衆者雖無過犯並等第列名聞奏內近成資者差人承替未近成資者與移諸路州縣却將諸處舉到知州知縣縣令人內揀選有材幹者先差往河北填替仍授以訓兵之要其知州並別授宣命專管勾義勇兵甲公事知縣並帶都監監押其縣令中有願換班行充知縣兼監押者並聽亦乞於武臣中選堪知縣者前去如此則得人稍多必能統領教習使行軍陣之序金鼓之節賞罰之約緩急遣就統領可戰可守不悞大

事又良吏撫馭恩威得所雖有飢饉不爲寇亂其河東路即乞續次依此施行此國家大計非臣之敢輕言也

奏乞召募兵士捉殺張海等賊人事

臣竊見鄧州奏賊人張海等一行已及六十餘人各騎鞍馬有弓弩器械驚劫縣鎮恣取金帛強掠士女不懼朝廷凶虐如此百姓被害不堪其憂臣恐逐處窮民見其豪盛各生健羨聚成徒黨脅取州縣事勢漸次張大不早殄滅必生它患漢唐之末皆因群盜而天下大亂朝廷豈得安然伏乞聖慈來日便差中使計會殿前馬步軍司於七百料錢已下軍分內召

募情願捉殺強賊人員兵士三百五人須是勇壯喫得辛苦或曾經使喚之人限一兩日內引見面賜盤纏錢并冬寒綿衣及大與逐月添支選差有心計使臣部押與謝雲行同去分布掩殺不以遠近粘趁直候捉殺靜盡即等第優與酬獎

奏乞指揮管設捉賊兵士

近奉聖旨召募到兵士三百人又於三班院取到使臣部領前去金商州捉殺賊徒雖蒙支賜綿絹及傳宣戒訖切緣彼中賊徒方盛劫取財物虜掠士女烹宰牛羊恣行意氣致諸處軍民中強惡之人徃徃生心其差去兵十支賜不多又是七百已下料錢每戶

計得錢二十餘文在路只供得火隊柴薪鹽醋歛掠或遇天寒路遠不免飢凍豈有勇氣向前力戰更恐差去使臣無別心計不能撫恤爲宣命緊切連夜拖拽更致怨憤逃走入賊中其患愈大欲乞特降聖旨更選差近上有心力使臣一員星夜前去同共部押逐程宿處官破柴薪鹽醋不令歛掠仍密切別降指揮下捉賊兵馬到有賊地分州軍只作長吏意度逐人辦肉一斤麪一斤酒一升管設所有使臣軍員別破酒食如遇大段雨雪兵士單寒向前不得即更令製造紬綿被襖支散所貴各得飽暖則有勇氣可以擒賊亦上感聖恩不致怨叛仍令差去使臣常切體

量兵士內有結構逃走或出怨言扇搖軍衆者明立照證處斬訖奏臣在邊上體當軍情須是如此恩威兩立纔能使喚方保無事今來兵士不多易爲豐足大都防於未萌若待叛怨之後旋行招撫則深損國威亦不懷感賊大之後所費無窮其餘處捉賊兵士到有賊地分州軍亦令依此體量施行候賊平日各歸地分自然不更管設乞垂聖斷

奏乞發兵往荆南捉賊

荆門軍奏賊人張海等已到彼中人數漸多荆湖少兵大可憂慮似此一路殺人放火驚劫郡縣朝廷若只行遣文書將何以濟空發使命前去別無兵馬彼

中賊無所畏取便屯結一路州郡無兵之援何以守禦伏望特出聖意於在京發兵三千人作三節起發如賊已銷滅即以上件兵士於荆南府潭州分屯以鎮遠方如尚猖獗聞京師兵來則一路州郡望風增氣賊勢自然窮蹙易爲翦除不成大患

奏乞差人部送吳遵路家屬

知永興軍兼經畧安撫使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身亡緣本家只有一子全未歷事家眷幼碎兼陝府界賊盜頗多伏望聖慈指揮下陝西轉運司多差公人兵士津置仍選官一員部送至京及指揮逐州多差人防送免致踈虞取進止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下

范文正公奏議續集目錄

卷一

奏上時務書

論職田不可罷疏 天聖八年

減郡邑以平差役疏

乞嚴邊城實關內疏

乞督奏管軍臣僚舉智勇狀

乞興農桑疏

論夏賊未宜進討疏

上攻守二策疏

議攻



議守

再議攻守疏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疏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疏
乞出內帑物帛收贖陷蕃漢戶劄子
答詔諭以文彥博涇原對徒疏

卷二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求追贈考妣狀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舉歐陽修充經略掌書記狀

舉張方平充經略掌書記狀

舉彭乘白代狀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舉滕宗諒狀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舉張昇自代狀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舉張問孫復狀

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第四狀

第五狀

陳乞邠州狀

陳乞鄧州狀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舉張諷李厚克青州職官狀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進故朱宋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第寘狀

陳乞潁毫一郡狀

論西京事宜劄子

論復併縣劄子

乞修京城劄子

又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遺表

書牘

附

上執政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答安撫王內翰書

上呂相公書

又上呂相公書

又上呂相公書

上樞密尚書書

與省主葉內翰書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 知蘇州時

答趙元昊書

上資政晏侍郎書

范文正公奏議續集目錄

范文正公奏議續集卷一

明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提學副使十六世孫惟一編次

明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睢陽後學朱希周

明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致仕華亭後學孫承恩

明將士佐郎翰林院待詔鴈門後學文徵明

明賜同進士出身前徵仕郎禮科給事中郡後學顧存仁同校

明賜同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浙江嚴州府知府韓叔陽重刊

奏上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某
謹詣閣門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
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

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况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

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爲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爲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况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

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畧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

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日京至邊並無關嶮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謹議與大

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非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鬪之間拔卒爲將豺狼競進真僞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爲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

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暨之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爲清華輔相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讐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爲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

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爲虛言以陳絲髮爲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于世大勲之後立賢爲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隲頽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故以

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廼爲奔競至有訟爭而况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願與大

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爲嫌當以治亂爲
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
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
毋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讐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
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
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
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
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耻珠王之玩
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表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
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鷄鳴而起
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

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
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
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
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
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骨鯁似
疆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
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
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
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
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
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

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觀鑾駕順動稍頗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况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

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群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

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僞而辯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爲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爲直以詐爲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爲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爲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齒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千犯天威臣無任

論職田不可罷疏

天聖八年

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壘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員尚少凡

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治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

減郡邑以平差役疏

其畧曰天下郡縣至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邊廩或窘民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吏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寬兆民如河中府衛郭二縣惟河東縣主戶四千不至逼迫河西縣主戶一千九百

內八百餘戶屬鄉村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於鄉村差到緣鄉村中等戶只有一百三十戶更於以下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管見其河西縣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邑之中有權酷關征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爲鎮而坊市仍舊所貴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財可阜也

乞嚴邊城實關內疏

康定元年公爲陝西都轉運使奏曰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吳賊知我

虛實先必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必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爲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阨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未爲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不聞邊城多請五路

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而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爲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賦稅而不求速効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乞督奏管軍臣僚舉智勇狀

康定元年公知延州上狀曰臣竊見邊上將帥常患少人今高繼嵩纔亡人情頗駭恐鎮戎不能守禦却須藉朱觀往彼朱觀既去則鄜延路又闕敢勇之將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軍臣僚人員等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如朱觀元是軍班出身因歷邊任方得將名伏望聖慈專督管軍臣僚等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以將校長行或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

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所貴諸路漸次得人
人不致頻有那移免使戎狄謂大國乏才愈增驕氣
况西北二方將帥之闕實非細事乞國家常爲預備
早加遷擢

乞興農桑疏

仁宗慶曆間公守平江奏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
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
政必在農務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田方數十里如
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
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
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

不得以堙之雖有隄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產者三萬四十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或三石計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宋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右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係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寒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各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論夏賊未宜進討疏

慶曆元年公爲陝西安撫副使知延州疏曰臣聞昨賊界接來山過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

餘皆老弱不任戰鬪始賊衆深入蓋爲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爲邊患其虜劫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黃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青寨張宗武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若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衆則軍馬糧草動

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寨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况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饑其勢則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它虞自劉平陷沒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太爲攻守全勝之策非爲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王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王曰必戰不戰可也臣昨於九月未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順朝旨

不能持重王師爲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謝天下苟伺春暖舉兵猶未爲失策且元昊稔惡以來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鬪之事又謂邊城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飾度其已失本望况已下勅招携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廊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今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

戎類復居狼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爲夷狄所輕臣又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橫山一帶蕃漢人戶去賊昊相遠苟漢兵威迫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上攻守二策疏

公改知慶州疏曰臣竊觀西事已來每議攻守未見

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夔阻河外非奇將不能遠襲至若寇常併兵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畧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爲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煩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疎迂昧終無發明

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須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齋回赴闕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來雖增攻取無招降之意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

一萬延路步兵

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軍行入

選馬步一萬除官軍外番兵更可十八千人軍行入

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

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

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七也乃大為

城寨以据其地如舊城已險因而增修非守地則別

強壯兼其土後昨奉朝旨令修緣邊城寨臣以民方

穡事將係官開雜錢并勸令近土人戶以顧夫錢散

與助功兵上充食錢其帶甲兵俟城寨堅完當留土

土翕然情願諸寨並已畢功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按撫之

范全今為東頭供奉官柔遠寨番部巡檢必嚴其戒曰

賊大至則明斥堠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

去柔遠八十里白豹西去柔遠堅壁清野以困之小

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

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

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先者居其

前王信伙青劉拯劉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任守臣王

宗武譚嘉震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後張信王

王文恩王文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黎劉兼齊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

十四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行

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

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銀絹錢二十萬以

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
滅滅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滅之居北
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
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
黃河倒來麟州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
過道路已上三處內郵府一路臣不曾到彼乞下口
本處訪問及畫圖即可見山川道路次第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比之
朝去暮還此稍爲便臣謹議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而險未易可
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

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
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
庫縑春冬之衣鞋饋輪滿道千里不絕國用民力日
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
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豈無
謀臣觀漢趙克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
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下不甚勞大
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
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
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後
其人氓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

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餘羨中糶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以火田處許蕃部進納荒田以遷資酬獎或量給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克雖戎狄時爲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爲守之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臣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

戰之師以四十萬之衆困於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爲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益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消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醮爲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爲後代法臣

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謹議

再議攻守疏

二年公再疏曰臣竊惟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陵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所謂復諸寨爲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群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

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丁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素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陷爲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爲蕃漢交易之市茲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爲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爲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於合水華池鳳州平戎柔遠德靖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迫固非守備之煩也環州定邊寨鎮

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蘆泉今屬賊泉爲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滅之族若進兵據胡蘆泉爲軍壁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爲之限今策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路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無數易之弊臣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戍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怨聚則難保民力日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

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今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觀釁而動與鄰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覩赦文謂彼無驕動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爲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觀釁而莫敢動寇勢愈盛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筭不可不大爲之謀也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勅之類恐

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來之間
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議
論歲年之間豈有成事若謂邊將之耻未雪而不欲
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耻益大賊或潛結諸蕃
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
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于戈不可取
則當任其所有勝有所長此霸王之道也臣前知越
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凡
三十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疏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勲上玷朝廷俯慙鄙懷心究

利害目擊勝負三年于茲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
關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
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
爲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詞厚禮請稱元卒以
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爲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
之患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計脫身竊弄凶器德明
外示納款內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爲邊患
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
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
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
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橫山蕃

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爲
驅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
以逞凶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
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辭厚
禮從兀卒之稱亦有不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
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
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
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於人
哉唯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纔數十州
偷生一時無十世十年之意故薦號於彼壞中國大
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爲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

爲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
樂故事勢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
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
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
軍民語言皆呼吳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
未由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
更許以大號自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
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戎兵
邊人負過必逃其地蓋有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
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
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復有太平之

望邪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拓拔珪石勒劉聰符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川事後元昊有偽詔諭鎮戍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驗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號是將啓之斯爲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姦雄之資一旦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再

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辭頓慢而復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辭厚禮便肯從兀卒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伍驕惰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吾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北戎情跡盡見大爲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端以款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唃廝囉等諸蕃去秦州一帶籬落爲將來再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

志今復疆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旣叛之謀蓄未挫之銳而能久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明德納款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賈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充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爲亂今茲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既畢却求釁興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雖馴服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爲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無蠱害今旣爲強敵之虜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

此類必所在恣縱甚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者三也臣等乞朝廷俟元昊所遣人至觀其所請彼如大言過望堅求僭稱則乞朝廷答云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許大號壞中國之法彼卑辭厚禮止是求兀卒之稱則按唐單于可汗故事有許之之理亦預防其陰謀嚴飭邊臣修葺城寨訓練軍馬儲蓄糧草以備虛詐俟一二年間見其表裏及邊備牢固方可那減戍兵於近裏屯泊緣西戎自古翻覆朝廷不可休兵以啓不虞之變如求割然戶則乞答云靈夏甚有漢戶能割歸朝廷否况橫山蕃部安於內附一旦驅之則驚擾生事必不爲西界之用彼如求至京

師依前來出入賈販則乞答云昨來戰鬪之後甚有
軍民沒陣其子孫骨肉銜怨至深必恐道塗之中多
有讐殺致西界相疑更却生事只於邊上建置權場
交易有無各得其所彼如邀我自今而後罷修城寨
則乞答云邊界熟戶生有讐怨常相侵害須藉城寨
駐兵方能鎮靜使各安居爾若自餘更有非禮之求
朝廷或難應副即且拒之不必從也但厚遣來人善
詞回答使遷延往來即逾四月賊不能舉矣至秋則
無足畏也何以言之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
白帥臣奉詔得以便宜又舊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
實効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

極邊城寨或未堅全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
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慮然大軍持重奇兵襲擊
宜無定川之負也如候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
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一
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能使
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
降我者使之納質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戶拒
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戰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
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則我退守邊寨
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
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

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
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求內附內
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
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
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國臣寮不得諱言
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基
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爲晚邪契丹聞國
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
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
有此議也或曰今王師不利者數四而未思戢兵何
也臣等謂不然國家太平日久將不知兵兵不習戰

以致不利非中國事力不敵四夷非今之軍士不逮
古昔蓋太平忘戰之弊爾今邊臣中有心力之人鑒
其覆轍各思更張將有勝賊之計昔漢楚之戰不以
多負罷兵而終有天下安祿山之亂所向無前郭子
儀日夜謀慮王師復振而終滅大盜今國家以天下
全盛之勢豈有偶勝偶負而自謂中國不可振而夷
狄不可禦邪斯惑之甚矣或曰兵不可久久則民困
而財匱臣等謂不然爭勝逐利之師則有巧遲拙速
之異如其外禦四夷則自古未嘗廢兵是以山海之
利皆歸邊用抑爲此也况即目邊上城壘經今春修
葺漸以險固兵民力役自當減罷又每歲春夏之交

軍馬甚可抽退於數百里間就食芻糧亦足省入中之費減饋運之勞庶乎民不困而財不匱非如西事之初人人畏懼未測虜情所屯軍馬不敢少退臣等更思興利減費之筭以爲之助臣等早蒙聖獎擢貳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麁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賊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爲中原大禍豈止今日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聲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天下幸甚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疏

三年公爲參知政事奏曰臣竊見古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

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擢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權擢幕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

乞出內帑物帛收贖陷蕃漢戶劄子

參知政事范某奏曰臣聞淳化中太宗皇帝以邊戶饑荒多賣人口入蕃頗憫惻之特遣使以物貨收贖各還父母此人君之盛德也近年緣邊漢戶被西戎虜不少今既通人使乞出聖意以內帑物帛委邊臣漸次收贖陷蕃漢戶人口各還其家使父母子孫再得完聚則不惟邊上生民恩淪骨髓必也至德動天降祐王室書之史策光於後代乞不降出

答詔諭以文彥博涇原對徙疏

時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公遣王懷德諭之公疏答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

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
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
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
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
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
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
矣帝採用其言

范文正公奏議續集卷一

范文正公奏議續集卷二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右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群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官授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布于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故聲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在此矣國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當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聖文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餘間有修學進士二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發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說

書王洙於天聖二年御前進士及第素負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與除授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所貴國家教育之道風布於邦畿進修之人日聞於典籍士務稽古人知嚮方干冒聖威

求追贈考妣狀

右臣竊露微衷仰干睿聽寔威匪遠淵懼斯深伏觀編勅節文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事朝廷非時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同計及三周年不以到闕在任並與磨勘者伏念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除持服月日外亦以四年餘兩箇月不

敢僥求磨勘今爲遷奉在近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恤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茹逾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游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常殞泣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待既育之仁則重罔極之報曾無夙夜永懷死生何及今又俯臨葬禮尚闕袞封祭奠之間誌述之際乏茲恩數逼於哀誠身厠登瀛之華親無滂泉之澤矧遇孝理若爲子心今欲將磨勘改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冀安厝之日得及追榮况臣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深軫仁衷俯從危素特降曲成之造更覃廣愛之風

則人子至榮獲顯親於不次君父夫賜必捐軀而是
圖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右臣伏覩先降勅命指揮乞致仕官三丞以上與一
子身事後來甚有朝官因此陳乞自替善大夫以下
文武官即未殊恩鮮聞致政臣切見外處勾當文武
臣僚幕職州縣每有疾患昏耄之人百姓無告本路
轉運使長吏欲行體量或聞貧處不忍廢罷臣聞先
王養老莫不推仁在於公朝宜行懋典伏望聖慈應
致仕分司官今後每遇郊裡各與進秩耆耄蓋寡優
澤何傷內致仕官并乞與折支全俸况國家折支物

色朽腐無筭又所估太高久宜制置庶能周濟以養
衰殘其文資未有朝散階者仍乞就加庶明尚齒之
恩異於班列其三班使臣判司簿尉以其非大夫之
等未有致仕條例亦乞與南班上佐等第別降指揮
所貴休官之人不甚失所勸臣下廉退之節彰君親
存覆之仁遂其優閑免於窮困如乞臣所奏即乞特
出聖恩指揮

舉歐陽修充經畧掌書記狀

右臣叨膺聖寄充前件職任即日公邊巡按其有將
帥之能否軍旅之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
狄之情僞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心以思度其於

翰墨無暇可爲而或奏議上聞軍書叢委情須可達
辭貴得宜當藉俊僚以濟機事臣訪於士大夫皆言
非歐陽修不可文學才識爲衆所伏往者緣臣之罪
有黷朝聽蓋本人素好議論聞于搢紳只如臣爲諫
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脩皆曾移書責臣等緘默
無執非獨有高若訥之讓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
訥知其無他亦常追悔臣切於集事不敢避嫌其人
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聖慈特差充經畧安撫司
掌書記隨逐巡按所典書奏並國家之事非臣下之
私若不如舉狀臣甘欺罔之罪云云

舉張方平充經畧掌書記狀

右臣今分經畧安撫都部署司職任在延州又發遣
延州兵民公事其應答諸路文字動涉機宜日不暇
給凡有奏報朝廷事須精密臣獨力當之必有謬誤
經畧雖有判官三員多在本司及別路勾當臣昨舉
歐陽脩充本路掌書記尋以召歸館閣更不赴任臣
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復有
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

舉彭乘自代狀

准勅應係兩省臺官尚書省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
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者

右謹具如前臣奉勅就轉尚書戶部郎中依前充職

臣伏見京西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彭乘博學不倦孤立無徒館殿之中獨爲淹久臣今舉自代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右臣竊見權潤州觀察推官許渤在鄉曲時衆推孝行登仕宦後自守靜節天禧三年進士及第授初等職官數任別無過犯至今猶是初等清心至行不求聞達復通經術長於論議苟非叩擊似不能言伏望聖慈特與改轉京官簽署陝府判官廳公事庶旌廉退之士以抑僥競之風如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

舉滕宗諒狀

右臣竊見知涇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滕宗諒詞才公器周於致用曾出聖選擢在諫司當時同列之人並已清顯今涇原已有帥臣本州不屯軍馬別無劇務欲乞朝廷改除於繁重處任使如無稱効及有所犯臣甘當同罪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右臣伏觀先降勅節文今後應京朝官幕職州縣官不賢犯賊私罪情輕並許應賢良方正科目者竊以國家下賢良之詔求補益之言非止掄材將以致治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必以得士爲昌不以限年

為重臣竊見權耀州觀察推官丘良孫學術稽古文辭貫道求之多士宜奉大對臣今舉本人堪應上件科目伏乞朝廷特賜召試若不如舉狀甘俟朝典

舉張昇自代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授尚書禮部侍郎臣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昇筮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重臣所不如乞廻臣所授以允公議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右謹具如前臣竊見秘書丞知并州太谷縣事張伯玉天賦才敏學窮閭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古今之

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嘗應科舉未親冊對如令仰被清問罄陳大畧必能竭前人之正論副大君之虛懷擇而行之有補聖政臣今保舉其人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若不如所舉臣甘俟朝典

舉張問孫復狀

右臣伏觀赦書節文應天下懷材抱器或淹下位或滯草萊委逐處具事由聞奏臣觀國家居安思危搜羅賢俊以充庶位使民受賜此安邦之正體也臣竊見試將作監主簿張問文學履行有名於時前應茂材異等科再考中式以父喪不得就試近上封事貽霑國恩職不稱才衆知沉俊臣又見兗州仙源縣寄

居孫復元是開封府進士曾到御前素負詞業經術
今退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聖奧跡在窮谷伏望朝
廷依赦文採擢張問乞除一陝西蕃鎮職事官孫復
乞賜召試特加甄獎庶幾聖朝渙汗被于幽滯

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第一狀

右臣等各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等交割本職公
事與鄭戩管勾訖乘迤馬疾速發來赴闕者臣等未
立邊功忽承召命必慮別有進擢實不遑寧伏緣臣
等自領經畧之任竭心戎事其於邊上利害軍中情
僞年歲之後方能諳悉至若倉卒之際賊謀百端熟
於見聞始可料度且朝廷舉天下之力應副西事于

今累年賊氣尚驕屢為邊患是朝廷責臣等立効之
秋臣等盡節報國之日况賊界雖來請和或恐盟約
未合近復却有點集事宜將來倍須禦備今去防秋
只是百餘日間夙夜經營猶恐闕漏臣等若更離去
或致踈虞不惟上悞朝廷愈長寇孽顯是臣等自貪
寵異移過後人雖當萬死何以塞責兼近蒙差降中
使宣諭臣等候邊事稍寧用在兩地臣等尋具奏聞
且乞依舊陳力此由衷之請天鑒可明即非今來虛
有陳讓伏望聖慈念邊事至大不可差失特降中旨
允茲至誠許臣等且在本任庶竭疲駑得裨萬一

第二狀

右臣等奉聖旨令疾速赴闕臣等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已具奏聞乞且在本任去訖竊念臣等自臨邊鄙久阻闕廷入對清光人臣所願忽承召命豈合稽留然事有可憂須當陳列伏自西事以來邊上帥臣數有改易天下知其不便朝廷每曠官承乏不得已而行之臣等四年之中三換邊任不聞成効固當坐責昨以涇原師敗之後朝廷命臣等兼領四路以禦劇寇臣等夙夜議論思有報効奏選將佐促治城寨閱習軍馬完備器械爲向秋之備但西人詣闕方議納和臣等不敢出入塞下恐涉生事然常防慮詐計未嘗懈心且西賊前來誓書甚明以四十年之恩信

一旦翻覆况今情僞未知復有點集之說此大可憂防之日也臣等於此處置纔以諳練上下之情方且稟信節制進退庶無大衄若貪冒寵榮輒便舍去則是復有帥臣數易之弊如寇患再作臣等躬親邊事猶懼不濟或遠料賊情則多失機會且臣等自膺寄任蒙朝廷推信日重一日凡百陳請如在帷幄無不施行是臣等遭遇盛明盡節立事之時也所以感激剖述願留歲年或寇患必息則修固邊備爲他時之防如其未寧則與將佐合心持重禦捍宜無深入之憂如賊志倔彊終難調伏則臣等選練兵將於三二年間仗朝廷威靈討服橫山界近蕃以遏外患臣等志

在分憂非敢飾讓近名頻煩天聽乞聖慈深照臣等無任云云

第三狀

右臣等近以邊事未寧忽承召命兩陳奏牘且乞在任誠慤斯至利害甚明尚慮朝廷未垂照悉謂臣等以禮爲讓務取虛名俟及再三即當上道是以重煩天聽終期得請竊以處勞而思逸重內而輕外人之常情也今臣等勤勤懇懇且願竭力塞下豈置身艱苦違人情之所樂以矯時干譽者哉誠以經畫西陲于今累歲雖無毫髮之効上副委遇其如軍中之事粗已諳詳况西賊父祖以來蓄養姦謀一旦叛命乘

累勝之氣而遣人納和此固苞藏禍心別營兇計今防秋急備都無數月之期臣等若貪冒寵榮便離職任向去或有侵軼害及生靈使朝廷重憂後人當患則有識之人孰不責咎何施面目以對威顏雖伏顯誅亦無所救故臣等披瀝肝膈屢有奏述且乞在任以盡疲駑持重保邊庶少敗事或且許其盟約未解防虞則願更留歲月之間補完闕漏縱其翻覆不失枝梧萬一寸功有立寇患稍平則朝廷進用有名臣等歸朝未晚愚衷感切天地可明唯君知臣必當鑒諒伏望聖慈開納早賜允愈臣等無任云云

第四狀

右臣等自承召命累上封章乞且留本任聖明之照
必察愚衷然慮朝廷謂成命已行不許改易或謂三
讓爲禮未賜允可臣等莫遑啓處重煩天聰竊念臣
等本以書生昧於兵術朝廷委茲邊事不獲固辭三
數年間勉心彊力徒懷憂患罔敢暇逸至於勲績絕
無稱道雖天心至仁尚賜全宥臣等當自循省更思
報効豈復舍邊陲之患冒朝廷之寵以取重悔哉所
乞且在本任者非敢自謂必能銷殄兇寇以安西鄙
蓋臣等受國重委久於戎政或才力不足終坐重責
是臣等之分也若不能畢事移患後人而得謂之忠
乎况自來帥臣初至則衆多之言爭陳利害於軍民

蕃部之中號人處置頗有更改是以邊塞衆情皆安
於習舊而憚於新規三月怯未能盡知倉卒之
時指縱或誤則其害不細苟才平定間忌在數易此
朝廷之所明知况今國家急務在於西陲臣等於此
用之不爲不重乞聖慈特廻天鑒使得盡臣子之心

第五狀

右臣等近者忽承詔旨俾赴闕廷繼上奏封且乞在
任未量聖慈果悉愚誠夙夜震遑若無所措伏念臣
等自西寇猖獗久當戎事雖才不逮志未有成績若
其裁處軍政審料敵情既踰歲年粗亦詳練故邊防
憂患之急臣等去就之分前奏備列不敢煩陳今所

切者吳賊累次盜邊必先僞達誠款伺我少懈隨即奔衝今又遣人請和往復遷延即過夏月其或盟約未合必是又圖侵軼而朝廷當經營防秋之際動易帥臣送故迎新衆情自擾則於禦捍之事不無廢闕賊如乘我不備適足遂其姦謀則是朝廷以西事爲輕而以進擢微臣爲重或因此有誤大計更滋寇孽則臣等貪冒寵異情何以安臣等所以知遠在朝廷不若親臨疆場蓋耳目所接指縱爲便庶於倉卒不失事機况今干戈未寧民力漸屈忠義思奮聖宸重憂宜拔非常之才待以不次之位使其恢宣賢業講求廟筭臣等自當奔走塞下奉行勝畧如此則內資

帷幄之議外期節制之行用以相須冀乎必濟伏望聖慈察臣等忠藎之懇素有本末實不以內外之職輕重於心早賜允俞使盡臣子之節臣等無任祈懇云云

陳乞邠州狀

右臣聞臣之事君也貴先勞而後祿朝之命官也患重內而輕外重內輕外何以收藩翰之功先勞後祿所以勵搢紳之志臣雖無似輒慕前修臣昨在朝日曾與韓琦同進陝西攻守策又覩手詔云今用何人鎮彼西方又去年秋曾有聖旨令韓琦與臣牙換往邊上照管臣遂面奏乞罷叅知政事知陝西一郡兼

泂邊安撫使乞不轉官及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尋蒙
聖恩差充陝西宣撫使又以契丹舉兵西征元昊在
河東接近復差臣兼河東宣撫使臣自至河東體量
得邊上利害各已奏陳今余靖自北既回必見契丹
無南牧之意臣久住州軍亦慮煩擾欲過陝西即又
宣撫使所行諸軍須望特支恩澤緣南郊均賜之後
陝西府庫已虛或更行特支又須費十數萬貫如不
往陝西則前所上攻守之策復成空言伏望聖慈依
臣前來面奏罷叅知政事并安撫使只差臣於邠涇
間知一州帶泂邊安撫使乞不轉官仍不帶招討部
署之名如此則不銷更散特支自可就近處置邊事

臣此直誠並守前奏俟三二年間邊事寧息攻守有
備儻聖恩未移用臣不晚庶朝廷無內重外輕之失
臣亦有先勞後祿之效進退始終良得其宜臣無任
云云

陳乞鄧州狀

右臣聞理之安危固當殊體官之廢置孰可冒居竊
念臣昨厠台司日瞻宸扆親承睿詔俯念邊防思得
邇臣往分重寄臣既獲聞命因敢請行遽將宣慰之
恩來安屯戍之旅臣以戎情未測備預當嚴願領一
藩兼按四路欲將臣與韓琦所上邊策躬親施行尚
蒙朝廷什茲職任臣自到幽土已逾半年復以前策

奏陳庶逃尸素朝廷以彼戎款順方用柔懷不欲修
威恐成生事臣之所上必可寢停今又覩朝旨據鄜
延路奏所定疆界並已了當仰保安軍鎮戎軍權務
通行博易者事或寧靜理當改更其陝西邊事自有
逐路經畧使處置惟此四路安撫司今後別無事務
欲乞朝廷指揮廢罷臣則宿患肺疾每至秋冬發動
若當國有急難之時臣不敢自求便安且當勦力今
朝廷宣示西事已定况邠州元係武臣知州伏望聖
慈恕臣之無功察臣之多病許從善地就訪良醫於
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鄧之間就移一知州取便路
赴任示君親之至仁從臣子之所望實繫聖造得養

天年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准御史臺牒准慶曆八年五月十四日勅節文於內
外升朝官曾任通判成資以上人內堪任清要任使
者各同罪保舉貳名並須歷任無公私過犯及不是
見任兩府并自己親情方得奏舉或雖公罪杖以下
情理輕亦許論薦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知絳州職
方員外郎向約生相輔之家而能專儒學謹官業廉
貧苦節慎靜寧過臣前知潤州日約爲通判備見操
守後來累次爲郡皆有理績推舉甚衆未蒙獎擢知
光化軍屯田員外郎李宗易天禧三年進士第九人

及第素負詞雅居常清慎有靜理之才無躁進之跡
今在隣屬稔聞治狀人憂其去吏不敢苛此二人者
久於揚歷各有行實並堪充清要任使如朝廷擢用
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即不是見任兩府并自己
親情歷任並無私罪內有公罪者亦係杖已下情理
不重謹具狀奏聞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伏奉勅命就差知青州兼安撫使已到任訖今具合
奏辟官二員如後一前御史臺主簿張諷文學懿瞻
履行純雅未升科進的有才稱欲乞朝廷采於清議
推以異恩特賜召試授一出身差簽署青州觀察判

官廳公事新注下正官王嘉祥即今未到乞勘會京
東路節鎮別除一處一鄧州南陽縣主簿李厚進士
出身素有文行涉道且深到任已成一考見權鄧州
職官欲乞朝廷特除權青州兩使推官兼管勾安撫
司機宜文字節度推官近新到任乞移側近州郡如
難得闕即乞許令安撫司差權見闕官處勾當所貴
不任俸給况本路見闕官數員右謹具如前臣受國
寄任日憂曠闕或得此二人助其不逮庶無敗事如
朝廷擢任後犯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當同罪
謹具狀奏聞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爲臣者以舉善爲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主嘗忝輔臣輒慕前修之爲少答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覲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處州草澤周啓明攻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獎

勸臣觀李覲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二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爲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

進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弟寘
狀

右臣伏見故秘書丞集賢校理朱宋幼有俊材服膺
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升文館力學
方起美志未伸不幸夭喪深可嗟悼宋春秋之學爲
士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爲春秋之道
久隱而近乃出焉宋苦心探賾多所發揮其所著春
秋指歸等若干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
可收采則乞宣付崇文院又念其人家道貧窶妻息
孤窮有親弟真亦習儒業未登祿仕伏望聖慈特霑
一命况宋曾任府界提點偶緣病罷別無過犯中前
監察御史梁堅蔡稟等亡後亦蒙錄用子孫體例頗
同不爲僥倖以彰聖朝旌錄儒學使其孤幼不墜丘

壑亦天地之造也干冒宸嚴臣云云

陳乞穎毫一郡狀

右臣輒陳危惘上躡高聰逖仰雷霆不任淵谷切念
臣涉道至淺賦材本下爰從孤宦首被聖知自謂得
君未嘗避事險易一志周旋四方今守東齊方面亦
重救災禦寇敢不盡心而年高氣衰日增疾恙去冬
已來頓成羸老精神減耗形體尪弱事多遺忘力不
支持其青州常程公事已牒通判職官發遣其安撫
一路九州軍兵馬公事繁多至於郡縣利害鄉川寇
盜皆稟本司指緝自臣抱病旬管不前上無以分宵
旰之憂下無以逃尸素之誚惟是奏報文字臣則竭

心勉率亦多稽緩揣已量力實不自安伏望聖慈於
穎亳二州就差臣一處所責閑慢少事可以養疾庶
安朽質少保殘年仰祈洪造之私惟誓丹衷之報

論西京事宜劄子

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
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
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久絕無
儲積急難之時將何以備宜以將有朝陵之名漸營
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
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
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
升地險山川在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
王脩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以恃德
也陛下凶惟脩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
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伏望聖慈未煩下議且
留聖意可俟臣口對不備謹再具狀奏聞

論復併縣劄子

臣伏覩赦書節文西京河陽管界諸縣近經併廢頗
聞人民不便並特令依舊臣去年秋纔入中書蒙聖
慈差中使催臣言事臣首陳七事內一事爲天下民
困由吏役煩重如西京在後漢時三十七萬戶置二
十縣唐會昌中十七萬戶置十九縣今有五萬六千

戶尚置十九縣是戶口十分去七而縣額如舊吏役不減安得百姓不困哉後漢光武詔天下併減四百餘縣此治世之規可舉爲法臣請先於西京減併縣分以省吏役奉聖旨下范雍并本路轉運使密切相度聞奏尋據范雍夏安期等奏相度西京縣邑衆多人戶差役類併今來減縣邑爲鎮實亦利便除山險空迥地里濶遠及陵寢所安難爲廢罷外乞併作十三縣委得允當別無妨礙尋蒙朝廷依奉降勅施行訖約計減役人一千五六百戶已放歸農官員亦已省罷訖竊聞後來有臣僚上言或無縣尉檢覆地遠且逐縣界分俱不及百里如南方縣分有三二百里

者亦只一員縣尉以此方之甚不遙遠或稱却費軍人守把其守把軍人即非旋有招置並是本府宣毅兵士在本府中亦須請受或稱酒稅虧額今體問得逐鎮比舊日却有增盈其所上言皆非害民之事况無實狀只是坊郭物力之人恐產業閑慢或逐縣公人中有巢穴已成不願更改者因茲妄說不便扇搖人情致臣僚誤有採聞形于奏牘朝廷未深窮究便以爲然改已行之命特作霽恩而不知一千五六百戶免役之家重加勞擾殊非霽恩之意只是坊郭物力之人縣邑狡猾之吏遂其志願僥倖歡呼必有作感聖恩道場以惑朝聽者其鄉川之民棄農就役復

爲愁苦是害其本而徇其末也且光武之朝詔下併
四百縣何號令之行無敢沮者今朝廷止併六縣而
號令已出敢有沮言是國家命令不行於外恩澤不
逮於民矣國政如此則天下無事可行皆欲守因循
之弊弊不可救亂所由生且西京在漢時三十七萬
戶置二十縣今五萬六千戶置十九縣其吏役勞擾
亦甚明白非隱昧之事臣爲近輔請行此令者蓋欲
蘇息窮民且非利己緣親奉德音并降中使促令論
列時事非臣輒有改易况典故甚明非出自宵臆如
上言不當乞朝廷直行黜罷不銷重擾生民而沮此
一議若轉運使等定奪不當亦乞朝廷駁下不當事

件特行勘問明示責降自然利害分別中外無疑臣
本上言之人如不黜罷其元定奪之官又不勘問却
將重擾生民之事作恩宥施行於體不便不知令諸
縣仍舊惠及何人臣爲朝廷惜此一舉使天下無復
有省役息民之望伏望聖慈指揮西京未得追擾放
役之人別候朝廷指揮更年歲間利害既明謗議自
息所以懇懇上言者忝爲輔臣知利害不能執守則
國家之惠必不能行生民之弊亦不能去儻朝廷以
臣僚上言爲是以臣所言爲非即乞依臣所奏早加
勘勅速行降黜臣即方敢伏罪不復論列取進止

乞修京城劄子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盱眙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言而無取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蓄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爲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湊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爲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

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扼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向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官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廻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爲請當此之時京師無

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爲亂舊將哥舒翰引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討賊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遠遼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豈復爲唐矣德宗欲幸益部李晟累表乞且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遠遠重兵則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重帝居九重是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

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之勞鑿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廻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完京師使不可犯則是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勿出也進不能爲患退不能急歸然後困而撓之近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

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修完城隍爲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問而輒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况臣素秉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也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僭未甚焉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

修蓋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太川之險當河朔河東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當委才謀重臣預爲大備天下幸甚

又

臣近覩邸報有北使到闕遠近稱慶及見逐處關報事宜却言西北兩界各大點集北疑北使之來未甚誠實以四十年之恩信無故動搖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爲之防盟誓不足倚也戎情翻覆自古非一臣竊覩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曾有北都之行

當時有宿將舊兵嘗經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耻言不武爭乞効命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諸班武士務誇膽勇有悞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叱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橫行是面謾也今陛下自顧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爲此也若將巡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遇陸可載遇川可

濟如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濮而襲我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又宗廟社稷皇宮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寇或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巡幸北京六軍盡出廻顧京師億萬之中或有姦兇竊發爲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鑿輿未出寇逼澶淵聲言向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城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爲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

禦大患况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爲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輿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扣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弗許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謀矣而復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爲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爲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惟聖鑒裁之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臣聞國家求治莫先於擢才臣之納忠無重於舉善臣竊見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新差知徐州王洙文詞精贍學術通博國朝典故無不練達搢紳之中未見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鎬方之不甚過也臣在中書日洙曾求知越州時章得象以下並言朝廷每有典禮之疑則問此人必見本末豈當許就外任遂不行所請尋以撰成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蒙恩進直龍圖閣依舊天章閣待講仍賜金紫以旌稽古之能也後以赴進奏院筵會乃在京諸司常例得從一日之休徒以橫議中傷例譴居外三經赦宥未

蒙召還恐非聖朝棄取采善之意臣近見此人來知襄州復能精勤政治庶務修舉清簡稱恕吏民樂康乃知其才內外可用自任工部員外郎已及六考不求磨勘直龍圖閣亦又四年未曾遷改伏望聖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廢其大善如朝廷采鴻儒碩學以備詢訪則斯人之選爲中外所服矧有懿文可以發明議論潤色訓謨欲乞特賜召還儀表臺閣儻朝廷意切生民重其外補則乞就遷近職別領大藩使搢紳之列知稽古有勸爲善弗掩實聖政之端也臣嘗叨近輔知無不言况襄鄧鄰封稔聞善治或不如舉狀臣受上書詐不實之罪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臣

甘當同罪取進止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某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在遠方不獲榮觀大慶思有補益輒茲狂易臣中謝臣聞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觀在國家之爲也自古國家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先乎廟周人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親之道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祀光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前世紀之爲令王之盛節伏惟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明堂大禮尊奉三聖配帝而饗普天率土咸知舞抃

至於三老五更之典最爲盛德宜可兼而行之如前
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杜衍太子太傅任布在焉衍
直清忠藎勤勞弼亮布廉潔不渝止足知退皆可備
三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大數煩難於並舉亦可
召至俾陪觀大禮及覃慶之際特加恩獎是亦兼行
養老之典也臣又覩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執節清素
處心雅尚優游泉石樂於吟咏今八十三歲精明不
衰月俸之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之也而歸老
十餘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况天下似此近上老臣
甚少不難旌獎如郎簡則去京遙遠難行召命可遙
均三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舊章特加恩禮自
于千古

遺表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沒猶有戀蓋主恩之
難忘輒忍須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悃痛靡自覺辭皆
不倫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決知聖
道之可行結綬仕塗不信賤官之能屈纒脫中銓之
冗遽參麗正之榮耻爲佞人竊論國體昨自明肅厭
代之後陛下奮權之初首承德音占預諫列念昔執

卷惟虞無位之可行况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間
斥江湖之遠旋塵侍從之班大忤貴權幾成廢放屬
羗臣之負險顧將列以難裁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
嘗周旋戰備指目地形力援定川之師始期遏敵誓
復橫山之壤亟逼講和雖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
患預中樞之密勿曾不獲辭參大政之幾微益難勝
責自念驟膺於寵遇固當勉副於倚毗然而事久弊
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以進賢援能
爲樹黨以敦本抑末爲近名泊忝二華之行愈增百
種之謗上繫天聽終辨衆讒因懇避於鈞衡爰就班
於符竹一違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於便安柰

神道常惡其盈滿請麾上穎蓋遭拙疾之未平息鞍
東徐益覺靈醫之不效唯積疴之見困非晚歲之能
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倏爲長往之期穆
穆清光永絕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臣起
于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於數世圭組煥於一門有
如臣焉足爲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尚貪生而有云蓋
念所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際已能自通
然君臣之間豈易忘報但無怛化以竭遺忠敢殫陳
於緒言庶無負於沒齒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
祥上承天心下順民志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
號令而期於必行登崇俊良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

納民於大中如此則不獨微臣甘從於異物庶令率
土未浸於淳風言逐涕零命隨䟽殞臣無任惶懼戰
惕之至

范文正公奏議續集卷二

范文正公書牘卷一 附

明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提學副使十六世孫惟一

明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睢陽後學朱希周

明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致仕華亭後學孫承恩

明將士佐郎翰林院待詔鴈門後學文徵明

明賜同進士出身前徵仕郎禮科給事中郟後學顧存仁同校

明賜同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浙江嚴州府知府韓叔陽重刊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某謹擇日望拜上書於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叅政侍郎叅政給事某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爲



身名之計乎某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爲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况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棊引而質之况儒者之學非道不談某敢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

者某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濟富壽答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况聖賢存誠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某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

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
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
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久困窮矣朝
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
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
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
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
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
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
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
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

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
血爲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
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
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
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
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老成
在右豈取持維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某竊謂相府
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
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
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
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

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
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
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
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某觀今之縣令
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
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耻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
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
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
禁播執不增孝弟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
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某恐來
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天如之

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天下又朝廷久有
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
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
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
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
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
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
軍則縣令中昏邁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
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
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
大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

入令錄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委清聖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國家盤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某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

貪燕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爲政成以教令不行爲坐鎮以移風易俗爲虛語以簡賢附勢爲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不黜縱胥徒之姦尅寵風俗之奢僭况國有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餐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爲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爲掇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

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
升知州柰何在下一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舉居上之
後志滿才乏愆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
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害於下俟其
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之自敝而春秋罪
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
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
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爲民
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運
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
致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

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
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
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
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絕
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
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爲名安遠聽也其諸
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惰而
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得以上聞未舉
巡狩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
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
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

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
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司一務
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願
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
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某前所謂
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宮
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
自茲以降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
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
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後
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某觀天下穀帛

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某謂生者既庶
則作者復衆豈既衆之爲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
下兵及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
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
竭力而饑工多竒器以敗度商多竒貨以亂禁兵多
冗而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
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
困乎某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莩不增而資取者衆也
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
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
可較之非某所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某

敢畧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爲性以清淨爲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況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黨苟有罪矣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悖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爲常貴武

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以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後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某觀之自京四嚮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効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况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

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竒器敗先王之度商之竒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爲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明之朝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執之家古皆督責今國家

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執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之壽之彼不我富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爲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

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某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明時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無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國

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出不務耕而求獲矣今春詔下禮闈凡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足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僅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况州縣

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爲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厲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十世十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爲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爲長久之道豈如西晉

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於崑元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鴈弗降或有考繁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爲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訟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群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自簿尉兩任有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

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
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
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
何患流外之冗乎某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
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
不衄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
此劉漢之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
饋故戰之則衄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
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元之盛
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禦戎者耄然已老今
之壯者囂而未戰聞名之將往往喜衣落豈無晚輩未

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公邊諸將不謀方
畧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
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足如
屯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
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
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簣敗於疾
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
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
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
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
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

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授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况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畧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

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衄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搔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願相府爲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耻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
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况朝廷之
盛德乎某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者
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爲夜舞或起爲大
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
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
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
均或綱紀未修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某敢小
舉其失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
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
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
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
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
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
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爲大蠹
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爲之
而弗戒也某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
深思遠慮聚之積之爲軍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
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
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殆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
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

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
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
暴加率歛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
內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
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
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
聽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
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况邊民尚困
邊廩尚乏苟有搔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
旣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窮而姦雄奮迅
鼓舞群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鑑昭昭焉非止方冊

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亦嘗有事
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
一則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毋縱有勞役
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
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况躬擐甲冑備嘗
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姦雄所以不敢動也所
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
今時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
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
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
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旣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

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
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
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
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
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
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
未絕故鑿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省其政國
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
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
或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
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

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
心願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
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
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試於行事人焉
庸哉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
又親安之時上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怒之
自頂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
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
富爲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得與天下生
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
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真宗皇帝至

仁如天盡心于此內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冤協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兩宮之意爾謂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諫諍之際爲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之職也豈必兩宮之意乎儻相府疑某之言謂欲矯聖賢

之知爲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違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論興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爲來代之鑒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爲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爲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踈拙且驚且懼况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

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群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

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爲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畧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辯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爲意而以去留爲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才必求爲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况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

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于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又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爲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爲此一舉儻昌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畧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爲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

穆于王廷矣何患俊又不克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
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吾君之德吾相之功
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
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答安撫王內翰書

某謬自上安撫內翰學士某處事疎畧忤朝廷意既
去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如卞生獻璧不知其止足
雖可刑而璧猶自貴柰何有昏眩之疾舉止少力不
堪王事豈當預聞賢大夫之末議閣下此行采西北
士庶之言欲下情之無壅又詢及猥陋某敢不罄其
所見誠無取焉昨者西戎僭中朝之號四海憤怒雖

困天下義當討伐今貴稱兀卒以避中朝取漢唐故
事如單于可汗之類此理頗順其餘需索尚有議論
與奪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
何道却行招納國威愈屈爲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
將之耻必加討伐苟得良帥如漢之段紀明唐之李
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瑋之材尚堪委以大事
不然則重爲國家羞昔秦漢威加四夷限長城勒燕
山困敝中國終成大悔至如西晉之衰群胡亂華五
代以來屢有侵侮累朝欲刷大耻終無成功真宗皇
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天下景福四
十年矣今按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旨遠可謂

明主矣致天下和樂通于律呂故馬遷著于八書有
旨哉其備邊之議雖復納好固不可懈也陝西沿邊
二千里州軍城寨以兵勢分守皆不得已賊每全軍
而來此則以寡擊衆必將發奇謀出死力然後可禦
也不必大決勝負但觀釁而攻使來不厚獲去不全
勝縱邊患未息而無長驅之害亦足爲禦邊之策柰
何將佐之中少精方畧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虛
名或出軍班昧於韜鈴以致敗事須鑒覆轍速於更
張宜於沿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搜訪智勇之人如
資地至淺勲勞未著即使權領職任令手下各有兵
甲俟其有立即時進擢庶可用之才早補將帥之選

如弓箭手殿侍姚貴劉廷光輩可觀其効又涇原地
平少險奇兵難用傷殘之後人心憂怯將來賊之入
寇恐多由此路須益兵五萬大爲之防不然或有所
不支乘虛而進關中一擾衆必大潰天下有危事矣
惟閣下以衆說參取爲國家圖之不宜某再拜

上呂相公書

某啓仲秋漸涼伏惟相公台候萬福某奉命此行至
重至憂初欲道中上記以未到邊隅無可述者或有
屑屑之見奏牘具焉初至長安見九江太尉首傳台
旨頗言開釋尋來鄜延路巡按北視金明之役止數
日復還延安極邊之情指掌可見金明一邑舊寨三

十六人馬數萬一旦蕩去後來招安到蕃部三百來
戶不足爲用又寨門寨圍逼十旬諸將逗留無敢救
者軍民數千一時覆沒及廢承平南安長寧白草四
寨棄爲虜境延安之北東西僅四百里藩籬殆盡近
修金明聊支一路將修寬州以禦東北非多屯軍馬
亦不能守必須建軍其利害具於奏中所奏劄子方
未與軍繫署
今有圖子今延安兵馬二萬六千患訓練未精將帥
先具呈上無謀問以數路賊來勢何策以待皆不知所爲但言
出兵而已此不可不爲憂也或得其人精練士卒山
川險惡據以待寇俟有斬獲乘勝深入賊勢一破鳥
散窮沙復舊漢疆宜有日矣如未克勝賊勢不衰縱

入討除豈肯逃散或天有風雨之變人在山川之險
糧盡路窮進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自延州至金
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三度此言山川之惡也
或遇風雨不敵自困某今與延安當職議定約束急
於訓練俟其精強可禦可伐亦令錄奏乞朝廷特賜
威命則邊鄙可定廟堂無憂別路兵馬少處臨時制
置不必倣此又張龍圖吏道精強但親年八十寓於
他郡復言不練兵律延安重鎮數郡仰賴若不主戎
政所失則大段待制西人所望明鎬亦細知邊事惟
相府裁之某惶恐再拜

又

十一月四日具位某謹東望再拜上書于昭文僕射
相公閣下竊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異然則經
天下定禍亂同歸于治者也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斯則將相之設文武之殊久矣後世多
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權相軋至有大將軍而居
三司之上蓋時不得已也五代衰亂專上武力諸侯
握兵外重內輕血肉生靈王室如綴此武之弊也皇
朝罷節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既而四
夷咸賓忘戰日久內外武帥無復以方畧爲言惟文
法錢穀之吏馳騁于郡國以尅民進身爲事業不復
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討朝廷渴用將

帥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前則劉平陷沒范資政去
官次則韓琦與某貳于元帥不能成績以罪失職復
以夏陳分處二道斯于平定近以師老罷去而更張
之三委文帥一無武功得不爲和門之笑且議耶今
歸之四路復皆用儒彼謂相輔大臣朋獎文吏他日
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則豈止於笑當尤而怒之用儒
無功勢必移于武帥彼或專而失謀又敗國事況急
而用之必驕且怨重權厚賞不足馱其心外寇未平
而萌內患此前代之可鑒故斐度淮西之行不落韓
洪都統蓋爲此也某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陳讓願相
公與兩府大臣因而圖之如鄜延環慶二帥一路以

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使諸將帥高者得色下者增氣如寡策畧則擇俊又爲之參佐仍使鄜延環慶二路如舊通其軍政涇原秦鳳亦如舊制則謀可相濟兵可相援矣今王仲寶是環慶部署兼延部署兼管環慶兵馬涇原秦鳳副都部署於今亦然惟新命都部署則未有處分固不煩更改詔勅惟續降宣旨以兼之乃舊制也既文武參用二路兼資均其事任同其休感足以息今日之謗議平他時之驕怨使文武之道協和爲一何憂乎邊患矣某復慮朝廷以逐路部署爲經畧招討之貳謂之參用則此使權雜任于下不足爲重僅成虛設或以文換武謂之參用則前日換者人皆以儒視之或以新帥難動則某願避此

路以待武帥請主外計仍領安撫舊名亦足救生民之困敝復可按邊陲之利病咸得聞于朝廷不爲輕矣區區之意附記注梁學士達于台聽愁道塗雨雪之阻故復拜此不任懇切憂惶之至不宣某再拜

又

六月日具位范某謹齋沐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某近者伏奉制命就除邠州觀察使祇膺睿渥且榮且憂三上讓章未獲俞旨竊念某幼孤且賤始求五斗祿爲養親計怔忡進退懼不可得今朝廷以方面之重受茲寵異爲某之福可謂大矣豈敢忽千鍾之重哉蓋聞福者禍之所伏故循墻而走思以避之何則

於日月無隱於廊廟惟相公神明其照某豈得而昧之干冒台嚴卑情無任危切之至不宣某惶恐再拜

上樞密尚書書

某啓云云伏惟樞密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奔走道塗疲困已甚加應答文移中夕不寐無暇撰修謝啓伏增惶懼某久在江外職業無可惟望廢退以遂麋鹿之趣而朝廷過聽越次寄任拳拳負荷不能無憂今至延安北入金明視城壘之役且欲深見邊事戎馬之後原野蕭條金明北百里之間元有塞門栲栳二寨并李士彬下蕃部寨三十六所悉已蕩去盡沒蕃境人不敢詣又此間隨川取路夾以峻山暑雨之

期湍走大石秋冬之流屈曲如繞一舍之程渡涉十數山川之惡諸處鮮並兵馬出入所宜慎重又將帥無謀不務訓練坐困糧道惟請益兵兵聚城中無舍可泊人馬暴露時苦寒凜庫緡空虛不議營構守禦之術寂寥無聞張龍圖言累陳乞只願領郡求免軍馬之務諸將何稟焉某已有奏章乞別選人段待制西人所望無出右者明鎬亦知邊事頗見疚心如僉議未諧即某不敢避儒生之笑豈能決成但一方之憂未有當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秋霖弗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憂如割近分孽延安兵馬作六將教習由鄜州之始其於利害奏牘具焉某外翼門下

雖竭心力常懼貽知己之羞此所以聲其短拙而不知朝廷可否之意惟待罪而已尚遠台座云云

與省主葉內翰書

某頓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大夫主之故寤寐閣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得間之憂國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自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聚州兵據征賦以自文故有尾大不掉之釁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橫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革其弊重兵聚于京師至于諸節度之兵亦皆贍于度支誠長世之策也然祖宗之初約天下

之入以周其用則倍有餘矣而八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吏員加冗府庫之災土木之蠹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貨之政霸王之畧變通之術不得行於君子而常柅於群吏則天下之計宜其難矣某出於孤貧感遇非淺亦嘗面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得行及其居外固當不復爲言今閣下再領大計必欲盡心爲國家遠圖是君子可行之時非群吏之可柅也某欲筆削于左右請公自行之則慮搢紳多言謂閣下力革前數君子之爲以結上意又欲言于朝廷俟當閣下主議之亦懼獲晚節躁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身有

餘報國無狀爾願閣下熟念天下長久之計考前賢至當之論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某之云云也殘暑惟自重爲禱不宣某上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 知蘇州時

某諮目再拜上僕射相公伏蒙回賜鈞翰又訪以䟽導積水之事何巖廊之上而意及畎畝是伊尹耻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某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觀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某爲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惑於群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願垂鈞造審而勿倦則浮議

自破斯民之福也姑蘇四郊畧平窳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濬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比壓楊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荐饑可不經畫今䟽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楊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爲物蓄而停之何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豈獨不下於此邪江流或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

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畝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尙之禦其來潮汐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下尙之駐水溉田可救熯涸之災潦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畝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謂之大災實由饑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饑而死曷

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亦愈於惰而死者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後萬人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

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三失東南之利也某已具此聞于相府仰惟中丞有憂天下之心盍亦留意於此焉干冒威重卑情不任惶懼之至

答趙元昊書

正月日具位某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吊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

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
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
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
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
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
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
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
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
勞敝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
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某
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幸王者之兵

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
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某
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
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
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
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
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
極尊之稱具在方冊某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
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
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

者大王當爲霸王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
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
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
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
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
恟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
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
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
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
太祖皇帝應期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

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
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
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
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
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
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
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
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某料大王建議之初人
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
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固
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

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

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某與招討大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

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

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某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爾惟大王擇焉不宣某再拜

上資政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于資政

侍郎閣下某近者伏蒙召問會上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某嘗辱不次之舉矧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爲舉者之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爲強辭某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爲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爲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爲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縉紳先生誚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目於門墻哉請露肝膈

之萬一皆質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某進不爲賢人之疑退不爲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某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繇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諮芻蕘采謠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

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某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
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衛顛曰非破家爲
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
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
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
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
所議焉某登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寺爲九卿之屬似
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
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
遠而爲過乎至於穎考叔曹劌杜篔絃高魯仲連梅

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況國家以公之
清舉置某于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
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
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某事君於此非
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
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
實封章奏以聞則某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某好奇
爲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
吾就縲紲而霸齊藺相如奪璧於強鄰諸葛亮邀主
請敵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
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

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爾若以某邀名爲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爲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耻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爲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上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某患邀之未至爾某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某官小祿微然歲

受俸祿僅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某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歛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某無功而食則爲天之螟爲民之螫使鬼神有知則爲身之殃爲子孫之患某今職在校讐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柰何某棲遲於斯絕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況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既濟之食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盱眙不

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
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
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
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
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
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
於是浮淺僥覲之輩爭爲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
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
之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某遠觀五帝三王
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禹
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

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
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擇而必行
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賞則真有憂天下之心者
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
下之躁而重其說此政教大利也某亦嘗聞長者之
餘論鬱于胸中而莫敢罄發者耻與浮淺僥覲之徒
受上之疑於國門矣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
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僥覲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
代之法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聖壽
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聖壽實無減皇太
后尊崇之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

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柰何後代必有舊族強熾竊此爲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公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某謂禮樂等數公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豈公革之可言哉若謂某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爲今日

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某天拙之性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

此未思之甚矣使縉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縉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凶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于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罹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某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某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而無所措手足誠察某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

之舉而加平生之愛則某罄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朝奏既已免咎此書尚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爲資政之累則某返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貴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紀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某再拜

范文正公書牘卷一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